

710

戰史叢刊第四種

日軍北陸作戰



國防部史政局編

日軍登陸作戰目錄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香港戰役

- 一、 攻擊之第一日
- 二、 對陸上陣地之攻擊：十二月三日至九日
- 三、 對香港島上之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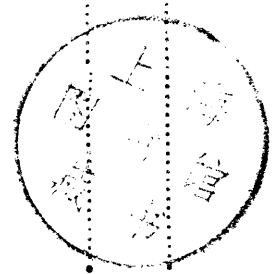
第三章 菲律賓戰役

- 一、 登陸開始
- 二、 主登陸：仁牙因及雷蒙灣
- 三、 向馬尼拉之前進
- 四、 對巴丹之攻擊：正月
- 五、 對巴丹之攻擊：二月
- 六、 巴丹之陷落
- 七、 加內幾多

第四章 馬來亞戰役

- 一、 日軍之準備
- 二、 新城(新高打)
- 三、 西海岸之攻擊：巴里特本塔
- 四、 那魯特山地之戰鬥
- 五、 霹靂河之通過

日軍登陸作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2588

- 六、吉隆坡之戰鬥
- 七、東海岸支隊
- 八、南方平原地之攻克
- 九、星加坡之佔領

第五章 西南太平洋之各戰役.....三七

- 一、準備
- 二、第一階段
- 三、第二階段
- 四、第三階段

第六章 日軍成功之因素.....四三

附圖

第一圖	香港.....	三
第二圖	呂宋.....	一六
第三圖	巴丹.....	一七
第四圖	加內幾多.....	一八
第五圖	馬來亞.....	二二
第六圖	星加坡.....	三五
第七圖	西南太平洋.....	四六

日軍登陸作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止)

第一章 引言

本篇所載、關於戰爭初期六個月內，日軍登陸作戰之記述，係某軍事觀察家，當其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至翌年，六月十七日，與駐東京美國大使館人員，同遭拘禁時所作。所根據者，完全係日方之資料，如官方公報，新聞報告，演說談話，無綫電報告，雜誌，及前線官兵所寫作之個人經驗記述等。唯一參攷之同盟國方面之資料，均係日本報章雜誌所引用者。

日人之報告，幾常不可靠，有時自相矛盾，因其政府各部門，所希望造成一般人之印象，各抱不同之見解，故軍事部門，對於承認作戰上一時之挫折，及重大之損失之個人經驗記述文章，准予發表，籍以激發日本軍人之勇氣，及戰鬥精神。但情報局方面，則將所有敵人之努力成果，減縮至最小限，籍以顯示白種人之無能，及怯懦。

所可供參攷之各種資料，均係在日本本土所發行，既簡略，且不連貫，又係在六個月期間內，零碎頒佈者。故對此之彙譯，及編纂等，實增加若干之困難。

如將日本之各種記載，與同盟者相對照，則必發現甚多相左之處。日本人有時故意偽舉時日，籍以掩蔽其挫折，或籍以使一般人對於其作戰成果獲得比事實上更為迅速，及日軍不斷從事戰鬥之印象。但在原文記載中，并未加以修改、或校正，蓋其若干之價值，即在分析日本人自己所見，及所發表之記載也。

關於六月間緬甸之作戰，尚無官方所記述之結論，同時日政府對此次作戰所發表之資料過少，而難供現時之研究。自日本資料中，對遠東初期作戰之研究分析，可使吾人對於日軍之作戰方法之了解，有極大之幫助，是可斷言也。蓋由此可以得悉敵人許多已用，或預期使用之基本戰略，與戰術。尤以此種資料所草成之記述，更可以洞悉有準備，有決心，與機巧之敵人之軍事心理。

第二章 香港戰役(參照第一圖)

一、攻擊之第一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拂曉，日軍一隊輕偵察轟炸機，自廣州近郊之飛行場起飛，十分鐘後，到達九龍飛行場之上空，

發現該機場內英國皇家空軍香港分遣隊（約四、五架舊式教練機），及純商業性質之中國航空公司之客機，正曳出棚廠檢查，日機從容飛翔於上空。日飛航員對此種目標之轟炸，並不難於其平時在靶場中之轟炸演習。半小時後日機離去，飛機棚廠起火，陸地上大部飛機均受損害，或被毀壞，中國飛剪號沉沒，美孚油公司之大油池，焚去其一，該處毫無防空之砲火，日俯衝轟炸機絕無一架之損失，而安然返其基地。

當第一次九龍被炸，日軍地上先頭部隊，即侵入租借地之邊境，此即第九師團之前衛，自北向南進攻，及第一〇三師團之前衛，自廣州向東南推進，最初之抵抗，不足注意，蓋事實上除極少數之斥候，充任邊境之警戒外，迄八日正午以前，未與英軍發生接觸，日軍緩慢而小心前進之原因，乃認為將遭遇堅強之反抗，并狐疑敵人將誘其進入陷穽。故兩縱隊之前衛接近「外線」時，（為位於兩海間，而在邊界內約一英里之第一道防線。）採取接觸運動之隊形，向前移動，并預期隨時必發生戰鬥，在一英里許之後，為兩縱隊本隊之先頭。適進抵邊界，本隊主力則靜肅沿路休息，以待該縱隊之先遣部隊之發展，直至狀況上許可其第二次動作時，方開始前進。彼等無對敵空軍之顧慮，故其部隊行動之輕鬆，有如平時之行軍演習。

狀況立即顯示一英軍「外線」并未設防，而僅有少數之監視哨，在日軍縱隊到達之前，已完全撤退，日軍再繼續前進，空軍偵察機投下通信，通報地下指揮官，敵人後方自九龍向北之道路，極為混亂，英軍正面「內線」移動，（約距九龍二英里）而事先準備據守之「外」「內」線之間之「中間線」陣地，并無顯著之活動。但日軍絕不相信在第二個陣地，仍無任何之抵抗，故一再停止其縱隊之前進，展開其前衛，謹慎偵察敵之防禦線，前衛砲兵亦向敵陣地發射少數砲彈，盡諸種手段，以期激動對方之活動，而籍以明瞭當面之敵情。

當日軍確實認明，事實上已無任何之抵抗時，則已時近黃昏，司令部遂下令各部隊，沿當時佔領之概略線停止，并在前英軍「中間線」之南方約一英里處，構成堅固之前哨線。就其急躁與勇猛之慣性，日軍此種過分小心之態度，在其他戰場，甚少發現，此或由於此次作戰，彼等為其情報機關，誤報英軍之企圖所致也。同時參加此次作戰之部隊，曾與共產黨新四軍作戰，被等深受急躁前進，常遭不幸之教訓，此亦當為原因之一也。

該部隊之軍官，所寫作之若干關於作戰之個人經驗等記述中，曾強調云：「此情況極為類似共產黨之游擊隊之陷穽」，由此可證明，此種觀念實已深入多數軍官之腦海中，而對於指揮官之迅速行動之意圖，實不啻予以相當之打擊。」

二、對陸上陣地之攻擊：十二月九日至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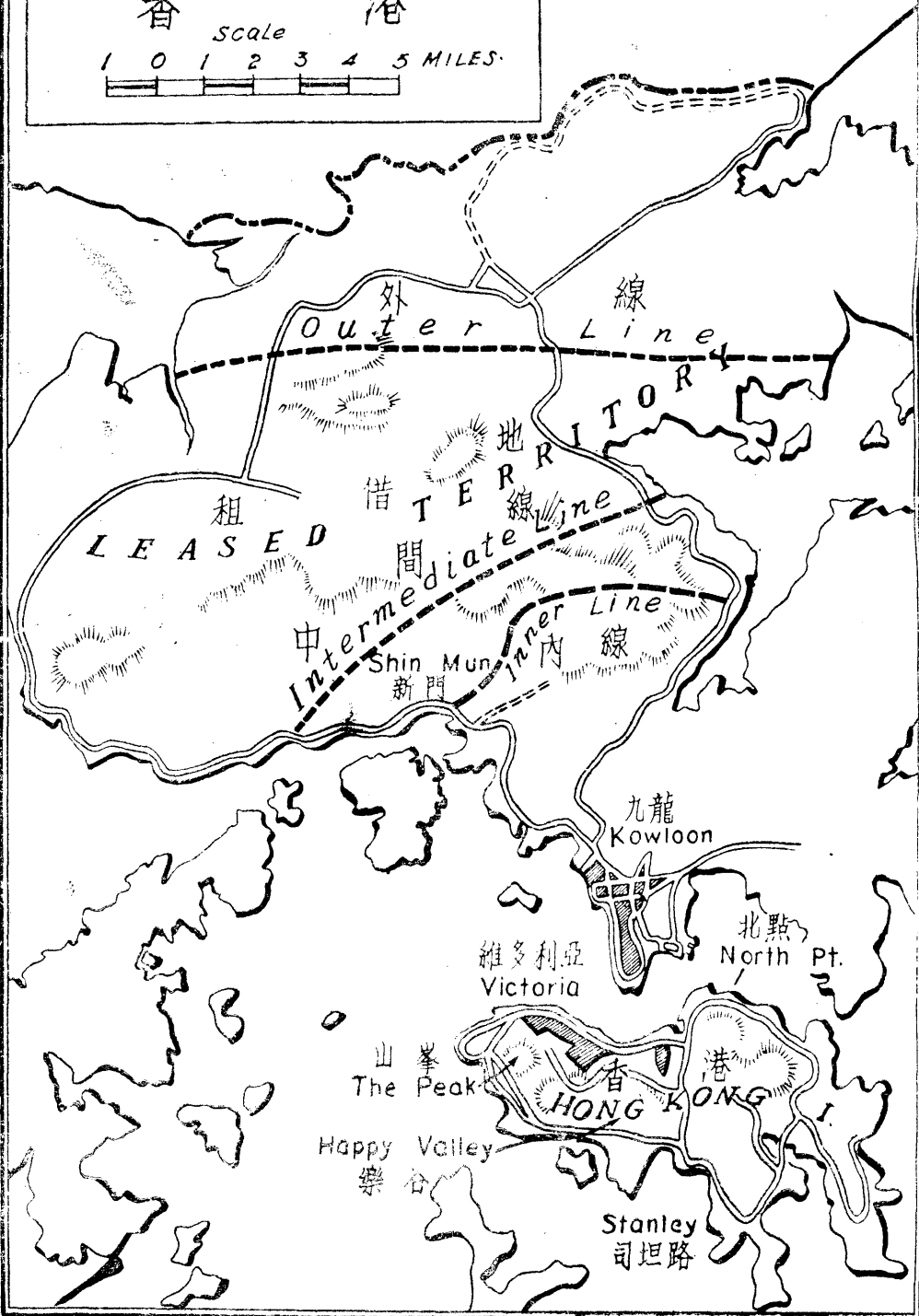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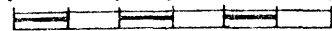
關於英軍方面，日軍仍未與其接觸，僅努力加強其前衛，構築兩個堅強之前哨陣地，并派出許多有力之偵察隊，每隊約有一、二排之兵力，活動於兩前哨陣地與英軍「內線」所在之山地線間之平地內。

第一圖

HONG KONG

香港

Scale
1 0 1 2 3 4 5 MILES.



日軍登陸作戰

日軍整夜對該地區搜索，渴望與英軍斥候接觸，但終未獲得結果，英軍所占領之高地竟無一發之槍火，因此某日本青年軍官，曾云：「對方繼續之沉默，造成使人莫測高深之奇異感覺，無論如何，敵人不應讓我軍長驅直入，而不加以戰鬥，故終久必有事發生」。彼判斷雖如此，但事實上，仍然毫無動靜。

直待天明，飛機出動偵察，證明英軍係採取純消極之防禦，除日軍積極攻擊英軍陣地外，英軍絕不致與日軍發生接觸。但日軍仍有一難題當前，即英軍陣地約有三英里之廣，包含有多數以三和七構築之堡壘，位于兩海間一帶山地之斜面上，又因各山自平地峻起，部隊向英軍陣地前進時，實際上等于毫無掩蔽。蓋日軍前進所沿之兩道路，各位于防線之兩端，且作急峻之攀登，而通過該處之山地帶復極狹窄。

日軍耗兩日之時間，專從事對敵防禦陣地之偵察，並將主力集結于敵砲兵射程以外，再自遠距離砲擊英軍之前方陣地。蓋日軍之砲兵兵力，擬避免與香港之砲兵對戰，多數斥候隊，對其主力最後將實施突擊之地形，詳加偵察。

十日下午，以一連兵力編成三個攻擊斥候隊出動，欲與英軍前哨接觸，并希望捕獲若干俘虜，但彼等未遭遇任何抵抗，蓋英軍前哨，在其主陣地之機關槍火掩護之下，已適時撤退。少數印度兵，被日飛機所散佈之傳單所動，當其部隊撤退時，故意滯留後方而使投降，因此供給日軍此次作戰中第一次之俘虜。

日軍自俘虜之口供中，及搜索隊之報告中，已得悉當面之敵陣地，係僅以一營英軍，（蘇格蘭軍隊）兩營印度兵所防守之三和七堡壘構成之一線陣地。其近接支援之砲兵，僅六門廿五磅（彈重）之砲兵一連，在堡壘前之斜面上，設置有多數之鐵條網，據日軍之估計，防禦之火力，異常薄弱，——該地區機關槍火必少，因僅發現兩處，曾有連續之槍火。

翌日，十二月十一日，日軍實行其所謂「威力搜索」，但其目的究屬何在，實不得而知。故先以步兵三營任此搜索，并于前進之前，行三十分鐘砲兵攻擊準備射擊，似欲徹底破壞英軍之鐵條網之模樣，日軍使用兵力之強大，除再侵入英軍前哨線外，并無更多之裨益，仍舊發現英軍業已撤退，而未獲任何重要之結果，日軍承認，在十二日晨，英軍所有之部隊，均退還其原陣地線。

此時日軍似獲得一結論，認為敵陣地之鎖鑰部，乃在蘇格蘭軍隊所占領之右地區要點新門（Shin Mun）附近，該蘇格蘭軍步兵營係位于「內線」之左翼，故其堡壘則位于半島西海岸內之一英里之處。在英軍占領之山之反面，有一長山峽，自新門向西南伸張至該防線一公里之後，形成靠近海岸之平原，若佔據此要點，則攻者可獲得掩蔽之途徑，藉以深入英軍之地區，并係一有助自側面，後方、施行壓迫而實行正面總攻擊之攻擊準備位置。空中偵察，證明此山谷係英軍之主要之交通軸，截斷此軸，則可大大增加其混亂，而尤以對敵之後方，更為顯著。

十二日，日軍以步兵一營，配屬工兵一連，實行夜間攻擊，因欲達成奇襲之目的，未行砲兵攻擊準備射擊，但各砲兵連，在當日午後，均已標定其射擊目標，以便隨時應步兵之要求，而予以掩護之火力。日軍在黑暗中向山頂推進，以工兵協助

，排除進路上之障礙，而通過鉄條網。日軍不接近至堡壘百碼之內，英軍決不開始射擊。

當英軍被發覺後，日軍遂放棄其謹慎辦法，要求砲兵支援，以手榴彈破壞殘餘之鉄條網，構成通路，并準備對敵陣地予以猛烈之突擊，當工兵將犧牲一半時，火力則極爲猛烈，所有營內輕重機關槍，一齊發射，集中火力于堡壘之砲眼，在此種火力掩護之下，多數小組兵，接近至堡壘砲眼附近，使用火焰放射器，及手榴彈，其他部隊則掃蕩附近之支援機關槍巢，及步槍羣，在甚短之時間內，火焰放射器之工作，則造成守兵之投降。日軍遂與高采烈重新編其所占領之陣地，準備應付隨時所期待之反擊。

但英軍并無反擊，除香港砲台對該地區發射少數砲彈外，一切平靜無事。在白晝，日軍不但已整理該地區之防禦，并新增加步兵兩營，預備自此左右兩翼攻擊英軍之側翼，及後方。藉以實現所預定該日晨十一時之總攻擊計劃。

雖然日軍已佔據堅固之陣地，并自信最後可以驅逐敵人，但仍準備三、四天之戰鬥，而復預期達成此種成果，必遭受甚大之反抗，故在拂曉時，砲兵即開始攻擊準備射擊，立即又以多數之輕轟炸機出動，加強其爆發力量。數分鐘之後，司令部接獲飛機之報告，驚悉英軍已放棄全陣地，并正實行整個撤退其部隊，僅有一步兵營展開于九龍附近，掩護退却，其餘部隊實際上完全退過海峽，而到達香港孤島。

日軍飭各部隊前進之命令，立即下達，日步兵向前急進，盡可能之速度，超越各高地，因爲某些原因，欲截斷英軍歸路，及驅逐至九龍之目的，并未達成。自日軍所佔領之高地上觀測所，日軍可以清晰的觀看英軍後衛向渡船碼頭之撤退動作，但日軍對此未作任何阻止企圖，而僅對九龍近郊行若干之砲擊，已認爲滿足。日軍最後於十六時入九龍城，開始城內之整頓工作。蓋據日軍官稱，此城在英軍本日晨撤退之前，已極形混亂。

三、對香港島之攻擊

十三日以後數天，日軍忙于：「恢復九龍半島之平和與秩序」；搜集廣州至九龍間可能所獲得之船隻；警戒九龍半島上英軍未及破壞之油池；及在佔領之高地上構築可以射擊香港砲兵陣地等工作。同時每天使用飛機轟炸島上之砲兵陣地，及軍事目標，日必一、二次，但每次僅使用輕轟炸機數架，然在此時間內，日軍似未放棄澈底集中力量，以行壓倒英軍之企圖，則甚爲明顯。

據日軍之估計，英軍異常被動，如對九龍北方山地上之小道，絕未作任何阻止敵人之企圖，又當攻擊者部隊湧進於九龍北方平原地帶時，完全在香港維多利亞山峯觀測所瞰制之下，而日軍僅受極少之妨害與損失而通過。雖然有一砲兵連曾對全正面作十五分鐘精良之射擊，但在九龍油池附近，則一槍未發，當英軍撤退至島上之前一天，日軍對維多利亞之水面，以迫

擊砲射擊整個下午，此砲均係佔領陣地於九龍半島之各船塢內者，而英軍絕未因日軍之砲擊，予以還擊。

十八日夜，日軍通過海峽，在香港北點（North Point）登陸，當十八日正午，以迄黃昏，日砲兵之射擊，使該地區英軍之堡壘不能動作，并使附近之油池着火，故敵之登陸，未經如何之戰鬥。因油池燃燒之烟霧，所發生之混亂，似已使英軍無法明瞭所遭遇之情況。于是日軍先頭步兵營之兩步兵連，在英軍尚未及準備射擊以前，已登陸成功，以後僅經極短時期之火戰，而防者亦未行逆襲，待敵另外兩連登陸時，英軍即撤退至約一公里之後方各高地上，日軍從此次戰鬥中所獲得之俘虜口供中，得知當面之英軍，係米多色克斯團之步兵一營（Middlesex Regiment）。

日軍在英軍觀測所完全瞰制之下，整天漕渡其軍隊，及物資，通過海峽，而達北點（North Point）當增援部隊之繼續到達，遂擴張其橋頭陣地、逐漸壓迫英軍退至該島之中心各山地，迄將近黃昏時，橋頭陣地已擴張至足供其軍隊活動之空間。日軍自己承認，在北點之小小半島上，確屬驚人之擁擠與混亂，該區域完全被空置於最少三個要塞砲兵連之射程與火網之內，日軍坦白承認，彼等之所以能僅受極少之損害，而達成其任務者，乃由于英軍在登陸後之第一、二兩天，對此區域未集中火力之故也。

自此時起，以至英軍投降時止，就日軍言，不過係一種緩慢而確實之橋頭陣地擴大戰鬥，日軍集中其主力，擬向南壓迫至島之中心，而使東部之英軍孤立無援，因地形之困難，及英軍防禦之頑強，前進甚緩，但前進則屬穩妥，亦甚少受逆襲之阻礙，整個之戰鬥，英軍均未實行逆襲，而予日軍以懷疑，迄投降之後，日軍方明瞭，英軍防禦計劃中，僅規定極少數之預備隊，故當陣地一經突破，欲以有限數目之軍隊，奪回失地，乃係不可能之事，預備隊之缺少，及各陣地之縱深不夠，證明英軍過于信賴其堡壘線之能力，以為可以拒止敵人任何登陸之企圖，日軍批評英軍之防禦，謂缺少韌性，及一經分裂，即難再行組合。

廿一日，英軍發覺司坦路（Stanley）東與東南海岸其他各處之守兵，因日軍自北向南之壓迫，而遭受嚴重之威脅，故將此區域內之軍隊，全部撤退。構成一新防線，圍繞匹克山峯（註：在島之西端），形成一半圓形，英軍即在此作最後之防禦，日軍稱：此小而烈之戰鬥，在該島失陷之前三、四天，即已開始。

但香港之陷落，僅時間問題耳。因英軍無力阻止如流水般繼續不斷之日軍增援其攻擊，而逐漸被壓迫至匹克山斜面之頂上。

二十三日，日軍未遭遇抵抗，而又在司坦路登陸（兩天以前，英軍已放棄此地），自南方環繞英軍防禦陣地，於是壓力又增，此時該地區軍隊總指揮官，已贊成投降，但日軍之要求，確被香港總督所拒絕。翌日晨，日軍即以猛烈之集中火力，射擊加拿大步兵營所防守之樂谷（Happy Valley）前頭之地區，遲至天明，繼以步兵之突擊，當日軍先頭步兵營出動時，即有一小隊輕轟炸機，在加拿大軍隊之上，低空飛行，投以輕型之破片殺傷彈，及以機關槍掃射，但加軍仍固守其陣地，并確

實擊落日機一架，但日軍聲稱：「有某英勇之野鷹式機一架，從容衝擊于地下，使其飛機與敵軍隊，一齊爆炸，而予敵軍以極大之混亂。」

加拿大軍隊，確受異常痛苦之打擊，蓋彼等未深掘其塹壕，以應付此種長時間敵人之炮兵射擊，及空中之攻擊，當日軍步兵在午後侵入陣地時，發現甚多之陣亡者，躺在極淺之各個散兵坑內，此乃加軍惟一掩護之工事，最軍節之掩蔽部，亦未構築，足以證明在此最後之戰鬥中，防禦軍隊無良姪組織。

翌日晨，耶穌聖誕節，英軍投降，蓋日軍繼續不斷前進；英軍防線後方之混亂，無法編組軍隊，發動逆襲；及認為繼續抵抗，不過稍延時日，徒增殘餘軍隊之傷亡而已，此等觀念，最後使香港總督相信：形勢上已告失望，使其不得不將全島及所指揮之軍隊投降。

廿六日，日軍舉行凱旋入維多利亞城之儀式，數千中國人民，列于街旁，對唐克、機關槍隊、及步兵等，搖旗吶喊，日本人稱爲此次乃「永不可忘之儀式」，蓋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在遠東之堡壘，於「新秩序」錦標賽中，首先失去矣。

第三章 菲律賓戰役

一、登陸開始

菲律賓之作戰，于十二月八日清晨開始，日人依在各戰役中一貫之作風，首以強大空軍對呂宋 (Luzon) 各重要空軍基地，予以攻擊。攻者力量自各方面匯合而來：陸軍轟炸機，自台灣南部起飛，海軍各飛機，自中國海及太平洋中游動之航空母艦上起飛。由於日軍所獲得之各成果，可證明其動作之巧妙，首次之奇襲，即摧毀美國遠東空軍之飛機及飛行場，兩天之後。日大本營公佈：美國在菲律賓之空軍力量，約三份之一以上被其摧毀。日本損失則甚輕微，因其轟炸，係在低空中實施，不但摧毀各飛機及棚廠，并將機場之跑道，完全炸毀，第一天，美國驅逐機，即不能自地上起飛。因轟炸機及其所使用之飛行場等均遭毀壞，美軍欲對日軍登陸行動，予以堅強之阻止，事實上則不可能。

十二月十日拂曉前，第一天之登陸，即在呂宋島上維工 (Vigan) 之南約五英里之某處開始，最初登陸之部隊，計有海軍水兵及海軍陸戰隊，彼等但任掩護後續陸軍一旅之登陸，所遭受之抵抗，異常薄弱。事實上所遭遇之美國軍隊，乃第廿六騎兵團之搜索車排，該排適在西海岸大道上執行其巡邏任務，當日軍第一次登陸部隊上岸時，當即與該排遭遇，日軍非但未受此四輛搜索車之阻礙，并將此車擊毀其一，俘獲其三，但並未能阻止該排以無線電報告其仁牙因灣 (Tingayen Bay) 附近之團部，因此第一次敵人登陸之消息，得以途達至麥克阿瑟將軍 (Gen. MacArthur) 之司令部。

此次登陸所使用之部隊，以及爾後在仁牙因登陸者，均曾在中國沿海自廣東至安南邊境，經整個夏季，實施登陸作戰之

演習，設在此等作戰演習中，獲得任何微小之經驗，則將在其時表現已達成訓練之唯一願望，彼等十分重視努力之成果，故在維工及仁牙因兩處之登陸，實施迅速，而甚少混亂。

當美國轟炸機到達維工上空，約在天明後二小時，日軍各部隊，及大部份之補給品，均已上岸，同時空中已有自航空母艦上起飛之日海軍驅逐機。

美軍所使用八架輕轟炸機之攻擊，據日軍之報告，美軍曾經慎重考慮，而後勇敢實施。此飛機臨空之高度不足一〇〇碼，對停泊于投錨地之輸送船及巡察海面之護送艦，投下二百五十磅重之炸彈。日軍承認損失一輸送船，及一「戰艦」，數艘輸送船受傷。但船圍果如上述停泊于一地，而攻擊之飛機又如所述之低空投彈，則就想像所及，應受更大之損害。但對於登陸部隊，仍不能立刻發生若何之效果，因其人員與物資均已上岸。

根據日軍宣稱，美轟炸機被日軍戰鬥機擊落，雖然這是無疑問的過度誇大，但美機損失必甚大，大概二小時後第三次轟炸，僅有三架美飛機也。

在呂宋東南尖端里加斯比(Igasi)之登陸部隊，亦係同樣編組之步兵旅，該旅曾在馬利亞納(Marianas)羣島集結，十二月十二日拂曉，開始攻擊，顯明未遭遇抵抗，此一登陸發生於維工登陸後兩天，并在島之南端，恰與維工反對方向，結果造成美軍向北地區增援部隊之遲延。

日軍最初兩處之登陸，時機配合巧妙，使美軍主力位於呂宋中部平原地帶，南北不知所向，而靜待日軍主力之駕臨。蓋此兩方面先遣之日軍，均似欲占領橋頭陣地，以掩護大軍登陸之模樣。自美空軍被驅逐以後，除一，二驅逐機分隊用於掩護陸軍主力在馬尼拉(Manila)東方，及北方集中外，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則失去其最重要之搜索機關，僅盲目坐以待攻。

二、主登陸：仁牙因及雷蒙灣

日軍當時各種活動，均足以顯示其主攻，將在其登陸已成功之某一處，即維工或里加斯比。而美軍之防禦，亦顯係根據此種判斷，而針對日軍之主登陸，從事準備。但爾後敵人確在仁牙因，及雷蒙灣(Tamon Bay)兩處施行主力之登陸，此種出人意表之行動，在遠東整個戰爭中，乃最負盛名之作戰，在此兩處行主力之登陸，必須遭遇抵抗。但日軍已將美軍分散於相當大之範圍，故美軍對任何一點之敵，不能作強有力之抵抗。當日軍主力在仁牙因及雷蒙灣登陸時，向維工及里加斯比橋頭陣地攻擊時其美軍背後即感受威脅。故美軍在達成其任務之前，即被迫撤退。因此在維工與里加斯比先遣之日軍，實已間接幫助其主力之登陸。蓋此部隊可以對抵抗其主力登陸之美軍側背，實行攻擊也。

日軍側重出敵意表，并甘願冒無直接掩護之甚大危險，在遠東整個作戰中，均常表現日軍此種特性，而此種特性，對日軍初期作戰之成功，有甚多之幫助。

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一次日軍主力部隊在馬尼拉東方之雷蒙灣登陸，其唯一所遭遇之抵抗，乃普通之海岸警備部隊，防者位於島之南部之主力部隊，適在里加斯比與日軍最初登陸之一旅交戰，相當數量之美軍已開赴該方面，并攻擊已占領海岸之日軍，籍以阻止其對該地區之增援。假設日軍即在加里斯比企圖主力之登陸，則其掩護部隊必先已遭擊退於海濱，則該地區主力登陸之失敗，極有可能。但日軍以大批之遠征部隊，在雷蒙灣實行無掩護之勇敢登陸，威脅對加里斯比海岸附近推進之美軍後方，而迫使其撤退。

美軍欲各個擊破日軍之最後機會，及阻止日軍對該島集中大軍之企圖，被日軍破壞無餘。此後唯一一法，可解菲律賓之危，即以美軍主力，對雷蒙灣登陸向馬尼拉前進之敵，予以有效之攻擊，麥克阿瑟將軍當然已有此準備，但在實施此種戰鬥之前，而仁牙因敵大部隊登陸成功之消息到達。狀況至此，則別無他法，唯有放棄馬尼拉、向巴丹半島(Bataan Peninsula)撤退，在該處作戰，或因日軍所欲攻擊之正面狹仄，而不能發揮其兵力上之優勢。

十二月廿四日，在仁牙因海岸，日軍之攻擊，在此時機上非常圓滿。在仁牙因海岸，唯一可使大部隊登陸之地點，當然在此處美軍必以其所使用之部隊，加以防守。如此處，行任何無支援之登陸，必遭受重大之損害，甚至於結果失敗。

日軍第一次登陸之企圖，係在該日之清晨，但被擊退。二次攻擊，經空中猛烈之轟炸，及艦隊砲擊之後而開始，雖然成功，但經重大消耗與頑強之爭奪戰，至當日十六時，攻擊則被阻止，當美菲軍隊，罄其所有以優勢之兵力，實施逆襲時，原可將登陸之敵，驅逐於海中，而在繼工登陸之日軍，已向南推進，急行到達仁牙因灣附近之聖法濱(San Fabian)并由此發動攻擊，對美軍薄弱之防線右翼及後方，實行攻擊，此次攻擊雖被阻止，但美軍最後之預備隊業已用盡。(步兵第五十七團之一營，菲律賓搜索隊)美軍之預備隊，轉用於此種任務，則對岸上推進之日軍，無力實施逆襲，當日之夜，日軍後續部隊繼續登陸，驅逐此處敵人之最後機會，至此業已喪失。

以後之兩天，日軍即擴大并鞏固其橋頭陣地，佔據并修繕仁牙因碇泊設備，而增加部隊與補給品之登陸。該遠征隊，計包含有五個步兵師，及軍團部之附屬部隊，此即日軍整個之編成，進展之速度，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之深夜，所有之各部隊，均已配備於陣地內，并準備向南推進。

三、向馬尼拉前進

美軍(計菲律賓第一師之一部，二十六騎兵團，菲律賓偵察，及野砲兵一連)於當夜撤退，在聖珈羅斯(San Carlos)附近佔領陣地。蓋美軍此時，認為海岸附近之防禦陣地，已無再堅守之必要，反之，如再企圖拒止登陸之日軍，均足以使美軍陷於不能撤退而遭覆滅之危，因向南通馬尼拉附近平原地之道路全無防禦之設施，而麥克阿瑟將軍主力部隊，即集結於此。

當日軍於二十七日拂晚向南推進時，發覺美軍僅殘留極微弱之部隊與日軍保持接觸，并破壞道路與橋樑，企圖遲滯日軍

之前進。此殘留部隊，計有騎兵及配屬砲兵，與少數之工兵。美軍并無企圖長期據守任何一陣地藉以使日軍先頭部隊展開，而僅以騎兵之各槍兵如獨立警戒支隊，使其担任工兵工作實施破壞及掩護。但此確屬一騎兵持久戰鬥之標準型式，美軍在道路封鎖處，得能長時間遲滯日軍前衛之前進。使其機械化車輛停止，并展開其機踏車槍兵，實行攻擊。在敵軍攻擊到達其阻絕地以前，工兵已完成其破壞工作，騎兵則經過森林、竹林，及籐叢地，重新集合，并在每隔三、四英里遠之道路上，又再從事戰鬥，日軍每次遇阻則必須耗去二、三小時，加以修繕。

又因其破壞點，常在日軍前進途中之最先頭，當修復時，尙須派遣部隊，佔領前哨線，掩護其工兵工作。

但日軍盡量改善其前衛之編組，藉以應付此種持久抵抗之戰術。在中國四年對付輕裝之游擊隊之經驗，使日軍得知其先遣之先鋒部隊，必須包含有輕戰車，（當受輕騎兵之抵抗時，此項部隊所受之損失，比較輕微。）及一機動部隊，類如騎兵。（當戰車被道路封鎖或爲其他破壞工作所阻止時，此項部隊可以驅逐敵之掩護部隊。）戰車則在前進部隊之最先頭，并常積極行動，沿道路壓迫推進，直至道路被阻絕時方始停止。

設地形許可時，則離開道路，由側方企圖迂迴正面之抵抗，但破壞工作如係在一狹仄之小道上，而使用此種迂迴戰術不可能時，則先頭之戰車，即在道路上對所發現之目標，逕行開始射擊，同時支援之騎兵行下馬戰，驅逐敵之掩護部隊，使工兵得以修繕被破壞之地點，爾後再行開始前進。

自仁牙因南進之日軍，并無騎兵部隊，因該兵種不適於登陸作戰，尤以在海上輸送甚不經濟，并難爲正式有力之抵抗，故在此處日軍則改用機踏車步兵，此項兵種不須備有特別馬匹飼料等，可以讓出輸送之空間，在海岸實行突擊時，仍可如步兵同樣使用，而當其以後乘車時，又可獲得相當之機動力並可伴隨支援先頭機械化部隊之作戰。

日軍主力，自雷蒙灣，及仁牙因向馬尼拉之前進開始後，由十二月二十六日起，日軍所有之企圖，均係如何捕捉馬尼拉附近之美軍，並阻止其在巴丹半島佔領陣地，兩方面進攻之部隊，乃位於極理想之態勢，以完成此種企圖，因一係由東方向馬尼拉壓迫，一係自北方向馬尼拉壓迫，當美軍向西撤退時，適通過北面敵人之正面，如此則受命拒止日軍前進，以待主力完全撤退之兩小後衛部隊，幾乎須承受超人之努力。此兩後衛得能圓滿完成其任務，因之日軍在正月二日以前，未能進入馬尼拉，而美軍主力，及其大部之武器裝備，均能安全在巴丹進入陣地。第二十六騎兵團，及步兵五十七團兩營之犧牲，可謂後衛英勇戰鬥之典型。蓋因其犧牲而使美軍主力之轉進得以成功也。

四、對巴丹之攻擊——正月

巴丹陣地之占領，未發生意外事件，此後日軍即耗去十天之時間，從事部隊之集結，整理，補充裝備，又自空中施行偵察美軍陣地，并對其防禦陣地實行襲擊，藉以判斷美軍防禦力量之強弱。

經各種之偵察搜索後，認為美軍陣地頗為堅固，自馬尼拉灣，至蘇比灣(Subic Bay)橫亘於半島與大陸相接壤之基線上，并利用該處之濃密叢林，複雜之地形，又在巴丹山峯及其附近各山地上，構成理想之觀測所。

在馬尼拉灣方面，僅二，三處，可以實行登陸，在西海岸方面，則僅有阿崙格埠(Orangapo)一處可以登陸，又加內幾多(Corregidor)島上有大要塞，其位置適在距巴丹半島之尖端約三英里，并橫亘於馬尼拉灣入口之中央，以上種種地形上之優越條件，實增加美軍防禦陣地力量不少，毛里佛耐斯(Mariveles)位於毛里佛耐斯灣之頂端，該灣則位於半島之最南端，蘇比克(Subic)與阿崙格埠，則位於蘇比灣。該灣乃一小海軍根據地，但其設備，當第一次日軍登陸之後，美國之亞洲艦隊自此開至泗水(Sarabaya)時，即予以破壞。當在巴丹半島防禦時，毛里佛耐斯，係與加里幾多交通連絡之重要口岸，事實上當時另外之兩小港口，已完全不能為美軍所用，即蘇比克，與阿崙格埠，在二月初即被日軍佔領。

日軍顯係被其初期作戰之成功所惑，曾為一全戰役中最幼稚之動作，即正月十二日，沿十九英里之全線，發動倉卒而無準備之攻勢，其攻擊部隊，對於任何一點，即第一線之防禦，亦未突入成功。同時菲律賓軍隊兩師所實行之反攻，將日軍驅逐至其原陣地之後方兩英里，并截斷魯碑——阿崙格埠間之公路。該路為日軍主要之側面交通軸。

此次之敗退，使日軍爾後特別謹慎，其第二次之攻擊，擬恢復公路，及其以前之陣地線，則經慎重之計劃，并先實行四整天之空中轟炸，及砲兵攻擊準備射擊，而後方實行攻擊。此役共歷五天，并係當時全戰役中最猛烈之激戰，日軍最初之推進，距其突擊發動後約五小時之內，到達其目標，但其先頭部隊，為激烈之砲火所阻止，而被抑留至日終，雖經通夜，仍不能固守其已佔領之陣地，第二日清晨，感覺陣地被奪取之危險，同時已認定美軍立將反攻，故日軍撤退其過於突出之部隊，而放棄其第一天所獲得之一半地區，此種撤退，可謂善於見機，因數小時後，美軍即行發動反擊，而欲驅逐敵人於先頭陣地線以外，當然由於日軍之撤退，美軍成為撲空，爾後雖與日軍獲得接觸時，但美軍突擊之力量，已大為消耗，而日軍則已避去若被驅逐於陣地外時其所生之紊亂，並能準備攻擊及易於立足。

當日午後，日軍攻擊再興，第二次到達其各目標。此時日砲兵火力之猛烈，而壓倒美軍之砲兵火力。故直至翌日晨，尚能保持其原陣地，待美軍發動有力之反攻時，方再將其擊退。但此時美軍并不能繼續保持其已獲得之地區，因美軍之攻擊，致其部隊越過阿崙格埠——魯碑公路線，而進抵路北之山麓下，其陣地遂位於較低之地區內，顯而不能長久據守。此時麥克阿瑟將軍，如不令美軍繼續推進，(如此則形成總攻擊。)則必須撤退其陣線，越過半島與陸地接壤之基線。此兩途只可擇一而行，故至晚間，麥克阿瑟遂下令撤退其部隊，至其原陣地線，對時間上已贏得，並予日軍以真正重大之損害，就此兩點而言，實認為滿意，事實上，日軍在全戰役中，此為第一次所遭受之真正損害。

五、對巴丹之攻擊——二月

此時日軍已顯然感覺，如欲攻克巴丹半島，及加內幾多島，尙需甚大之努力，并須使用其所可能集結之部隊參加，方足以達成此目的，日軍在非之高級指揮官本間中將，下令停止島上其他各處之作戰，并集中所有可以準備對美軍防線實行猛烈攻擊之部隊。

二月初，全線約平靜兩週餘之後，此沉默之空氣，重見活躍。日軍攻勢之徵候業已發生，即對美軍防線兩端，不斷施行襲擊，其最初數次襲擊，規模既小，時間亦短，似僅欲獲得情報及證明，以後則逐漸擴充範圍，直至二月十日，兩強大之攻擊開始，此攻擊顯係欲克服防禦者之各要點，在助攻方面，担任攻擊之兵力，約步兵一團，附屬強大砲兵及戰車以支援之。

當然美軍方面，亦予以反擊，經不斷之偵察，將近一夜，沿前線各要點，并無許多激烈之接觸發生。美軍之各次襲擊與反攻，其目的均在欲探出日軍戰線後方之動作，兵力集中於何處及何時何地將發生其主攻擊，美青年軍官所組織之偵察隊，通過敵人所困擾之蔭蔽叢林，從事偵察，及司令部參謀之優良情報工作，使日軍承認當最後同時對阿崙格埠及沙馬夷(Sama)發動攻擊時，防者已有充分之準備及獲得充分之情報。

經八小時之砲兵攻擊準備射擊後，步兵之突擊開始，砲兵之射擊，特別集中火力於美軍之砲兵，并對巴丹山北之斜而，造成濃密之烟火，藉以遮蔽其觀測所之視線。向南之突擊，係沿東海岸公路，突入美軍主抵抗線，并將美軍防線之右翼，造成一狹長之突入部，日軍經終日之苦戰，欲擴大此突破口，加入新銳部隊於突入部之西面要點，但終未獲得效果，當美軍逆襲發動，適日軍氣盡力竭，故時機非常適當，而將日軍逐回至其原突擊位置，完全放棄其艱苦戰鬥所獲得之突入部。

以後兩天，在該方面之菲律賓軍隊，非常積極，并發動多次之局部攻擊，致日軍不能充分調整部隊，從事第二次之攻擊。日軍雖然未能獲得進展，但仍保持活躍，抑留美軍於其全正面，并可能阻止對方自此抽調兵力對於阿崙格埠方面之增援，因該地區之防禦，事實上有相當之嚴重。

據日軍宣稱：在蘇比灣地區，對阿崙格埠要點之攻略，爲二月攻勢之主要企圖。其使用之兵力非常強大，(顯有兩師之兵力。)其攻勢企圖，亦異常堅決，在到達目標之前，突擊不得停止，不得使美軍之逆襲，重獲其已失之任何土地。

在此戰役中，日軍第一次使用其慣技「敵背登陸」，即在敵防線之後方登陸，以行迂迴。此種動作，曾在中國中部湖泊地區，累次實施，而獲良好之效果，由於四年之經驗，遂造成日軍有利于此種機動作戰之特殊技術。

一特殊訓練之登陸支隊，在蘇比克附近乘船，夜間出發，在拂曉以前，於美軍防線後之，阿崙格埠之南約一英里，企圖登陸。該部隊在海岸附近獲得立足點，而保持至二小時之久，但終不能擴張其橋頭陣地，或擴大其初期之成功，而最後據日軍宣稱：「全部犧牲」。但美軍在巴丹半島防禦時，所捕獲之日軍俘虜，似乎大多數均係此部隊中之官兵。

此次攻擊之本身雖係失敗，但實有助於阿崙格埠之陷落，蓋因此部隊之迂迴，而動搖其第一線軍隊，(此部隊正拒止日軍主力之攻擊。)并予以擾亂，又將急迫需要用於逆襲之支援部隊，與預備隊，轉用於應付登陸之敵。就另一方面言之，美

軍對此登陸之敵，能完全擊滅，則解主力部隊之危。否則後方連絡必被截斷，而日主力南向阿崙格埠推進時，則可與其登陸之部隊，捕捉美軍之主力矣。

美軍顯係無意奪回阿崙格埠，並對遺留於阿崙格埠之海港設備，似乎已完成澈底之破壞工作，又對該處之防禦，已盡其全力激戰半天，而後方遂戰遂退，直至該城南方約一英里，退卻則轉為急迫，而有相當之紊亂，黑暗解除退却部隊之危急，日軍停止其前進，連夜從事穩固其陣地之工作。事實上第二日晨，美軍之狀態，雖顯係紊亂與疲憊，但日軍仍無再行攻擊之企圖。如此可見攻者在此次戰鬥中，僅預定一有限之目標，可能彼已完全獲得其預定之各自目標。」

六、巴丹之陷落

截至此時，除三月初，日軍曾發動一次較猛烈之攻勢外，戰場經過長久之沉靜。日人對於三月初之攻勢，實際上甚少提及，吾人僅知其成功小，人員與物質損失均為重大，當時日本報紙各種記載，均舉證美軍砲兵火力之精良。并認為係由於利用巴丹山脈之各良好觀測所之結果，而三月之攻勢，可謂係被防者之砲兵火力所擊敗。因此下月該地區之天空中，則滿佈日軍偵察飛機，與其濃密叢林中之砲兵協同，并為轟炸部隊之嚮導，從事最後之四月攻勢。

為準備四月之攻勢（此攻勢約在一個月之後，自此菲島所有之抵抗，則均崩潰），日軍向菲律賓增援一機械化旅，該旅裝備有新式中戰車，另外三個重砲兵旅，或尚有一新銳之步兵師。又陸軍及海軍之航空隊，新增加多數之轟炸機隊，此轟炸機隊，乃由星加坡陷落及荷屬東印度抵抗崩潰以後抽調而來者。

攻勢之準備，經慎重之進行，顯明此次之攻勢，必係最後之決戰。偵察工作漸趨活躍，前線亦轉為緊張，空中偵察引導轟炸機，對可怕之美國砲兵陣地，作猛烈之轟炸，同時日軍之士氣，因其準備充分而高漲，又因傳聞麥克阿瑟將軍已自加內幾多轉移至澳洲。「在大決戰之前夕，棄權而逃。」致其士氣為空前之狂熱。

魏銳特中將 (Wain Wright) 繼任麥克阿瑟之職務，似已對狀況作精密之考慮與判斷，并妥為部署其軍隊，以應付預期之攻擊，但真面目攻擊開始之前，日軍增援之砲兵不斷砲擊，轟炸機隊之對美軍砲兵陣地之轟炸，日漸摧毀其武器功效——即美軍之強大砲兵火力。

為保存僅有之少量彈藥補給，美軍砲兵在敵人猛烈砲火之下，常守沉默，僅於夜間對重要之道路，行一時之阻止射擊，及當攻擊之前夕，日軍由集結地區向其攻擊準備位置移動時，曾予短時間之猛烈集中射擊。

日軍之攻擊，適在四月三日拂曉後，極類似閃電戰之型式，與日俱增之猛烈火力，至四月三日零時，已達其最高峯。日砲兵繼續不斷以高度爆炸彈，對防者之要點射擊，并對美軍之砲兵觀測所所在之各高地上，發射濃密之黑色烟幕。天明時，

所有在菲律賓之日軍轟炸機，吼嘯於上空，對地下重要目標投彈，此目標乃在上月間，經細密之空中偵察所標定者，計有：位於巴蘭加(Balanga)附近海岸美軍最後保有之飛行場，及在圖上可以數筆繪完之道路網之上橋樑與道路，此亦即係防者輸送補給品，移動預備隊等惟一之途徑。此外則為砲兵陣地，彈藥堆積地；及疲憊之美軍少數預備隊集結地區。

日軍攻擊點，仍係美軍防線之兩端，但此次其主攻擊方向係在日軍之左翼，日軍擬在此突入東海岸之道路，將敵壓迫於山地帶，使其分散孤立，爾後再相機殲滅之。

攻擊開始後，最初之數小時，日軍順利進行。先行五天猛烈砲兵攻擊準備射擊，迫使防者前哨線之各部隊撤退，事實上即主抵抗線上若干處之部隊，亦被特猛殊烈之砲火所迫而撤退。當日軍步兵狙擊戰鬥羣及工兵通過叢林，開闢其進路時，名稱其實，未遭遇任何抵抗，并認為防者之砲火，毫不足以遲滯其前進。此狙擊戰鬥羣恰到達防者最前之堅固要點，并開始突入防禦地區之工作，藉其以為戰軍營開路。在此即發生戰爭中最激烈之戰鬥，在此同一地區，經五天拉鋸式之戰鬥，雙方損失均極重。日軍之目標，欲在美軍主抵抗線上，突破一缺口，以使其機械化部隊，自此突破口通過，而席卷其後方地區，在此後方可以遮斷交通，破壞補給，彈藥設置，攻勢密集之預備隊，并瓦解美軍該方面之組織，使其防禦部隊不能作任何有序之撤退。

美軍為防止此種不幸事件之發生，故其防禦陣地帶之組織，縱深甚大，并以新式之抵抗據點，逐一向後延伸，約至南方六英里之地帶，經過五天戰鬥之經驗，日軍顯已感覺初期一舉之突入為不可能，遂開始實行履艱而荷重之工作，以其步兵戰鬥羣逐步戰鬥，通過堅固之防禦地帶。逐日在強烈支援砲兵火力掩護之下，向前推進，固守其已佔領之地區，并竭力阻止美軍之逆襲。最初美軍極感此種攻擊之嚴重，但仍能驅逐攻者至其原突擊位置，但時日逐漸過去，而僅此精疲力竭之美軍，與敵一戰再戰，而日軍新銳部隊則如流水一般不絕之增加，故美軍抵抗漸趨薄弱。逐次放棄其陣地，再無奪回之企圖矣。

四月八日午後，日軍在西北地區之攻擊，突入約三英里，但其攻擊部隊，曾受甚大消耗，而美軍對此方面之狀況，顯不十分憂慮，如日軍在此不斷實行抑留之攻擊，將其抑留，并阻止其軍隊向他翼轉移，則感相當之痛苦。但在東方地區，該處之道路，乃沿海岸而達毛里佛斯，故情況較為嚴重。此處為精銳軍備之最後一防禦陣地，已被突破。當日軍機械化部隊之前，已無抵抗之屏障，無注應付最後之突入，但僅少數倉卒準備之軍壕及阻絕物，為美軍第一軍團之一部所遺留者。

翌日晨，日戰車突擊，一小時內推進至奧乃里(Orani)，該處位於進入半島之中途，日戰車遂截斷美軍主要之側面交通補給軸之東西公路。此時一部份日機械化部隊沿公路轉向西進，強力佔斷半島，完全瓦解美第二軍團及菲律賓軍團之後方地區，并捕捉此等部隊於袋形內，蓋美菲軍在此袋形內已無法逃避。同時日步兵支援隊，自其主力部隊中分出，繼戰車之後，沿東海岸公路而下，強力通過叢林地帶，佔領巴丹山地後方，側方所遺留之陣地，掃蕩該處最後保存之各個抵抗據點。

戰鬥之結束，似在目前，遺留於半島上美軍唯一活躍之部隊，乃第一軍團之一部，該部隊曾打擊日軍前進中之機械化部

隊之先頭，而後即迅速進入公路，向毛里佛耐斯(Mariveles)退却，里毛依(Limay)爲美軍最後之飛行場所在地。毫無抵抗而陷落之。

以前日高級司令官，禁止有關戰鬥消息之洩露，此時則公佈其大勝利之結果，并對其惶恐不安之國民，宣告美軍整個之巴丹防禦軍隊，已立時投降。

四月十一日巴丹半島投降，約二五〇〇官兵，及海軍陸戰隊逃至加內幾多島，此項官兵係在日軍先頭部隊進入毛里佛耐斯之前，及與該島上之交通連絡尚未截斷時，而撤至島上者。

巴丹半島軍隊總司令金氏(Genl King)，見狀況毫無希望，遂通知日軍，準備率其所指揮之各部隊投降。

日軍宣佈 此戰役中俘虜美菲官兵共六〇、〇〇〇人，及大批補給品，與武器。但此批被俘者，多半係因退路截斷，孤立無援，補給不濟，而被捕獲，凡可以再行抵抗有組織完整之部隊，未有投降者。

日軍自己承認，所有砲兵武器等，實際上均已毀壞，故日軍未宣佈俘獲彈藥武器之任何數字。故日軍如宣佈俘虜美軍大批部隊，則與事實不符，蓋任何大部隊之投降，必待其大部戰鬥武器失去其作用後方始實行。(如俘虜大批部隊，必同時俘獲大批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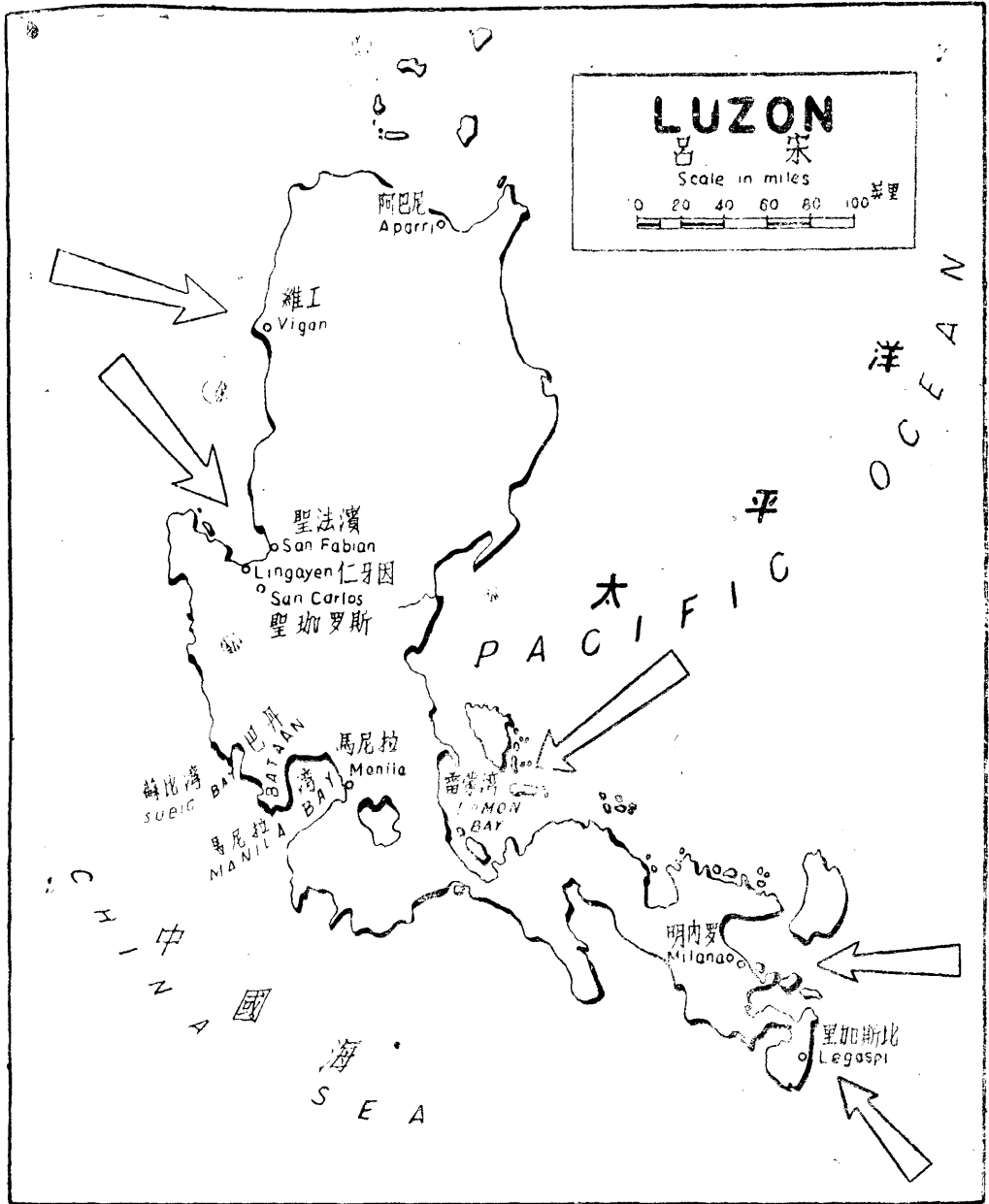
七、加內幾多

攻擊者不失時機，即時準備對最後美軍所保持之據點——加內幾多要寨攻擊，在第一批部隊進入半島之尖端毛里佛耐斯五小時之內，日軍即在毛里佛耐斯山坡設置重砲陣地，準備實施砲兵大決戰，此砲戰共歷時月餘，最後將加內幾多所有之砲兵壓倒。對半島之掃蕩工作及俘虜物資等之移動，直遲至對加內幾多島攻擊之各部隊進入陣地後，方始實施。逃入島上疲憊之美軍，故未能獲得整理與修養之餘裕時間。當巴丹陷落之夕，精疲力竭之美軍俘虜，分別集中於半島之各處，聞得砲聲隆隆，并雜以空軍之轟炸聲，日以繼夜，直至五月七日最後之投降方停。

美日兩方面均深知戰鬥之結束，僅時間問題耳，蓋繼續不斷之轟炸與砲擊，已將美軍砲兵一一壓倒，由於無空軍之掩護，同時在戰鬥之第一週末期，所有之防空砲兵被毀，故該要寨對於空防，則孤立無援，僅眼看見日轟炸機在一千英尺之高度內，隨意轟炸其砲兵掩體。爾後至五月初，終使被烟火所遮蔽之掩體，再不發出反應之砲火，此實足以說明當時之狀況。故日軍要求維英來德中將投降，藉免不必要之流血。但此要求被拒絕。蓋美軍因在遠東不斷失敗後，顯欲對此已注定命運之要寨，作一英勇之抵抗，藉以振作美國人民之精神也。

美軍拒絕投降之第二夜，日軍發動攻擊，是夜無月光，并極爲黑暗，加以繼續不斷之砲擊轟炸聲，防禦之美軍，未能聞悉日軍突擊部隊接近時，漕渡其各船艇之聲音，最先頭部隊，約二十艘特別構造之鐵摩托突擊船，各船有一輕或中型之戰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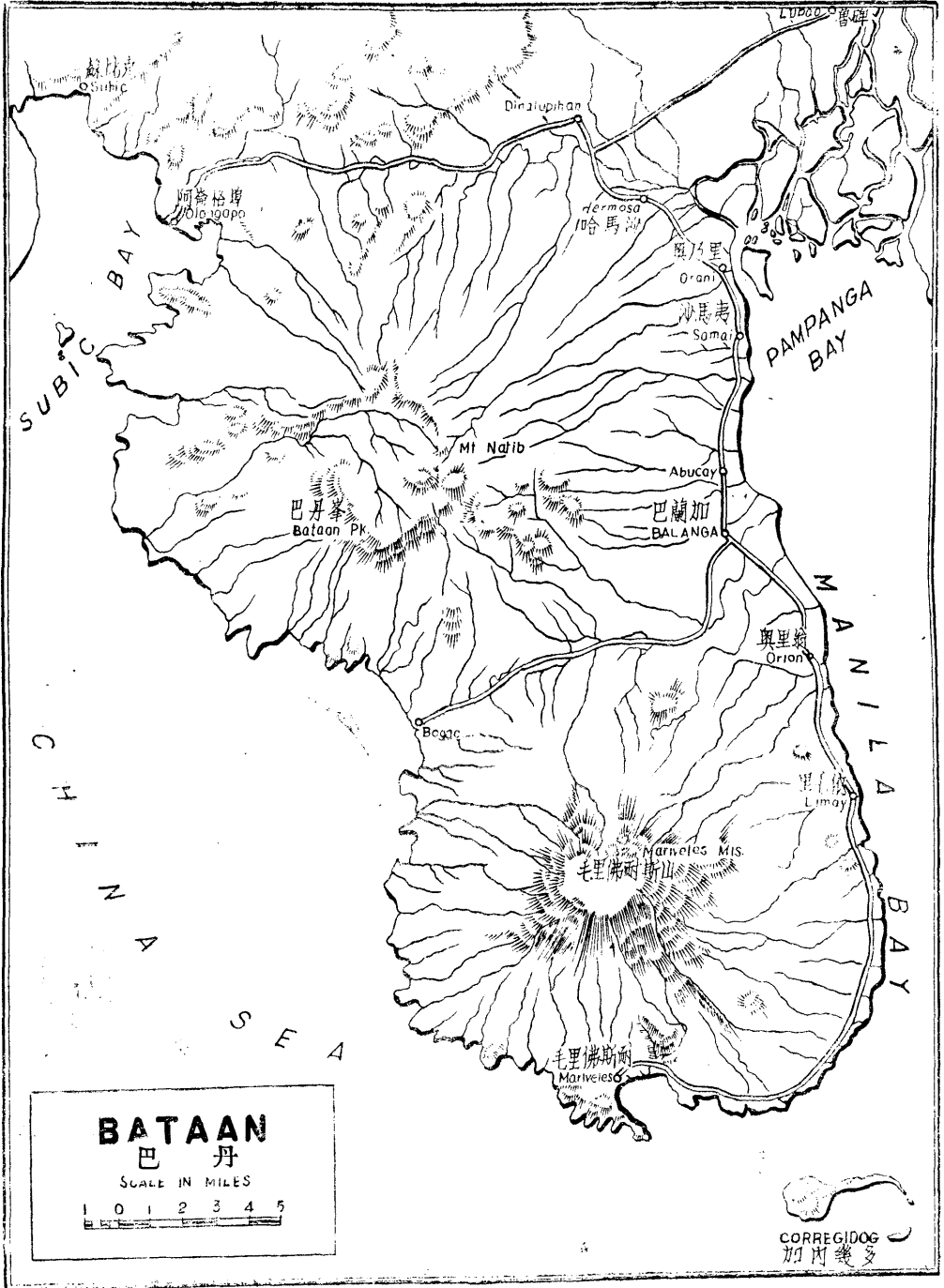
圖 二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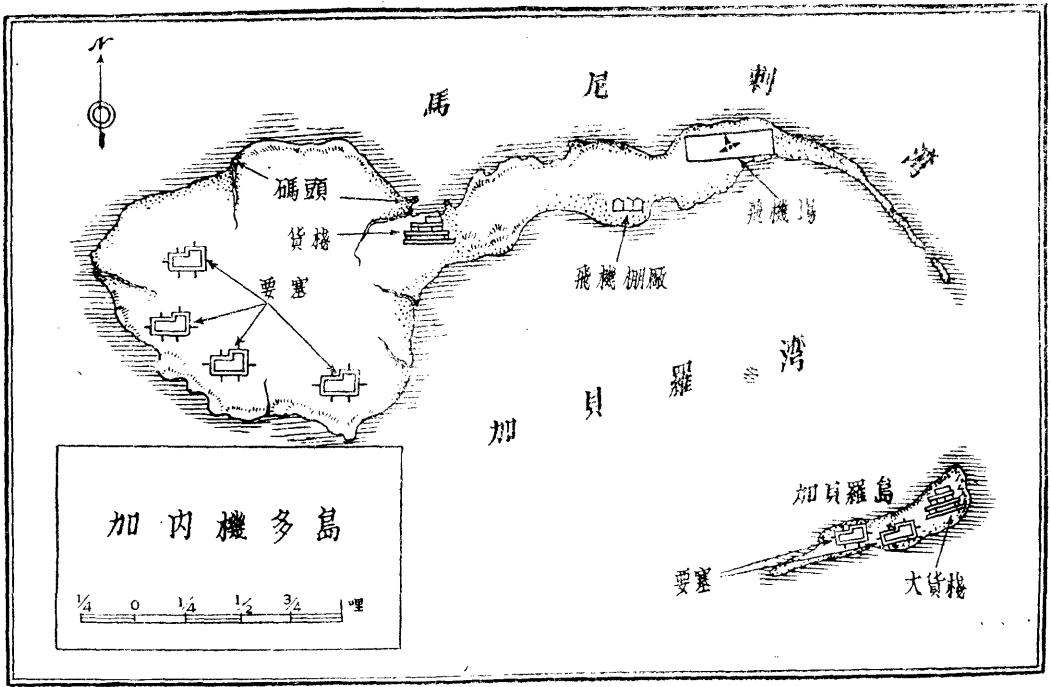
日軍登陸作戰

圖 三 第

日軍登陸作戰



第四圖



，并附有戰鬥羣，裝備以手榴彈，輕自動火器，及輕迫擊砲等。攻擊之第二波，繼其後約距離二千一百碼，包含有摩托船，拖船，渡船及其他可供漕渡此三英里海面之工具。在第一次登陸之後，當戰鬥正進行之際，若干部隊及武器，裝於大舢舨及駁船內，以拖船拖過海面。

第一波進抵島岸五百英尺以內時，防者似尚未感覺情況之變，經探照燈，對黑暗之水面探照後，發覺第一線之鐵船舟，逕向低平之島尾部前進。該處有一小飛行場，片刻間美軍之機關槍發射，繼之迫擊砲亦對日軍突擊羣正在上岸之處射擊，但會備有各種口徑砲火之大要塞中，此時并無砲火射擊。

第一次之登陸，係在五月七日四時三十分開始，在一小時之內，突擊羣即已佔領島之尾部，但使戰車上岸，通過海邊之障礙物，鐵條網等工作，則甚為困難，故突擊羣不用戰車之支援，而對各掩體突擊。天方破曉，最先之步兵部隊，自連接島尾與島主要部份之地峽，實施突擊，開始其仰攻高地之艱苦工作。抵抗非常頑強，激戰全天，但繼續不斷日軍之後續部隊，并不受美軍陣地直接之瞰視，而涉過海面，迫使防者不斷之後退，直擁擠於一最高之處，及阻塞於各隧道內，致無法戰鬥。故魏銳特中將遂投降，菲律賓所有之激烈抵抗，因魏氏及其艱苦奮戰之六千五百官兵之俘獲後，則完全停止。

第二天夜間，根據投降之條件，魏銳特中將對殘留於菲律賓賓拿島之美——菲軍隊廣播，飭其停止抵抗。但此命令未被引起注意，存留於民答那峨 (Mindanao) 之少數部隊，繼續活躍，此部隊自正月四日，日軍佔領答飛峨 (Davao) 後

，即與日軍不斷戰鬥，直至最後五月間，被包圍後方停止。

在他處唯一有美軍存留者，僅宿務 (Cebu) 一處，當日軍在該地登陸時，兩圍菲軍退入叢林內，在此實行一短而激烈之小戰鬥，最後以彈藥用盡而被俘。

菲律賓之戰爭，至此告終，日本順利控制整個羣島，菲軍事當局與日政府之代表機關，密切合作，開始從事繁榮菲律賓經濟之偉大工作，而適應「大東亞共榮圈」之聯合。

第四章 馬來亞之戰鬥

一、日軍之準備

星加坡之佔領，乃日軍在西南太平洋作戰中最重要之成功，不但對於英國失去遠東重要之要塞，及海軍根據地，對於荷屬東印度及印度方面之作戰，亦是一種有形之障礙，并對於東南亞各民族在決定其態度上，有極大之心理上之價值。無論是正確的，或錯誤的，這些民族均感覺，設星加坡失陷，則彼等之命運，必將決定。同樣的，日本人亦感覺，如星加坡要塞長久為英人所保持，則日人難獲完全之成功，故星加坡為此次戰爭中雙方成敗之一信號。即表示勝敗之一大關鍵。

日本人根據戰爭中彼等心理上精細之知覺，故其對南洋作戰之感覺，實遠較英人及荷爾人為深刻。計劃此次之作戰，涉及分齋之細末事項，并以最精銳之部隊及裝備，以實施此次之作戰。

日人之陰謀詭計，僅就其數年來對克拉地峽，(Kra Isthmus) 馬來半島之慘淡經營，測量偵察等工作中，吾人即可略得暗示，但日人坦白承認，在一九四一年夏秋之交，即已準備完成，此種準備包括與暹羅交涉克拉地峽之軍隊登陸，利用盤谷至星加坡之鐵路，及佈置儲藏補給品，供其遠征軍隊之用等工作。

被指定任最初登陸之部隊，係自中國戰場經長久作戰之部隊中，抽選之官兵，共編成兩師，予以適應其任務之特別裝備，各部隊使用於此次作戰者，當秋季已在中南半島，及海南島適當之地區，經澈底之訓練，蓋該處之地形極與日軍將來作戰戰場之地形相似也。

當此部隊在馬來亞半島登陸後，對於氣候，地形并不如英軍所想像有任何不習慣之感，彼等并已經訓練而慣於叢林之戰鬥，英軍所接觸之任何日軍部隊，均係如此，行登陸作戰之師，曾在華南海岸耗去九月全月之時間，練習登陸作戰之實施，此外在菲律賓負同樣任務之部隊，亦受同一之訓練。

指定攻擊開始之時間將近時，各部隊由訓練之地點調出，集中於海南島，此處足供大部隊完成在「外人」間諜視線之外集中，集中後裝備以新武器，車輛，及其他現代化之裝備，復經數星期之新裝備訓練，方準備作其重大之遠征試驗。

當十一月下半月，日本之輸送及補給船，每次一艘或二，三艘，逐次到達瓊州，榆林灣，崖州灣，在此三港口以有限之港口設備，欲裝載此大量之遠征部隊，確屬一困難之問題，為確實在預定之時間內，能圓滿完成其作戰，當等待東京下達遠征命令時，山下奉文中將會兩次將全部軍隊實施乘船演習，待最後命令到達時，軍隊乘船迅速而毫無意外事件，（蓋軍用物品均已在最後演習時，裝船完畢。）輸送船即行駛出港外，該處已編成兩大海軍護航隊，緊隨護衛，護航隊之謹慎工作結果，乃能於指定之時間（十二月八日一時三十分）到達目的地，日人自稱「未被敵人發現」。

編者註：此兩護航隊，當十二月五日行經安南之最南部東埔塞角（Cape Canau）時，東京美國大使館，已獲得報告。

一、新城(KOTA BHARU)

位於暹羅克拉地峽之宋卡(Singora)，及暹羅邊境附近馬來亞海岸之新城(Kota Bharu)，為日軍所選定之兩登陸點，除兩次空中攻擊外，在宋卡未遭遇抵抗，但在新城發生此次作戰中最激烈之一戰。

護航隊所領導至新城之船團，係分兩部份，第一部份為先遣支隊，計有戰鬥工兵團一，步兵團一，兩連編成之三七公釐砲及迫擊砲兵營一，以及輕戰車部隊；第二部份為師剩餘之部隊，在第一船團六小時行程之後跟進，第一梯團之任務，係構築橋頭陣地，以掩護師主力登陸，海軍以一分隊重巡洋艦及二艘航空母艦，配屬於陸軍支援作戰。

輸送船裝載第一梯團，靜肅潛行，於黑夜中入港，即行拋錨，燈火全滅，並避免一切可發現彼等到達之徵候發生，在整個十五英里之海灘上，雖然日軍深知該處最低限有英軍第九師之一部，可能均正固守沿海岸所構築之三和土堡壘，及塹壕之工事線，但就觀察所得，除陰黑之森林，及其後方沉寂荒蕪地形之外，則別無所有，最近岸之船舶，據一部份士兵云：在甲板上，可以看見沿海灘所構築有系統之鐵條網障礙物，並有水際障礙物，藉以破壞小船者。

當配妥各舢舨，飭各戰鬥羣迅速而不紊亂乘船時，則船上水手勤勞其工作，並迅速放下鐵板突擊舢舨，（每艘上載戰車一輛，汽艇，及救生船等。）

如此大批之船舶到達，雖難使海岸上任何守兵聰耳不聞，但岸上確仍無動作之表現，不及一小時，第一突擊羣各船下水，準備對海岸突擊，某一輸送船上，忽發出烟火信號，數秒鐘之後，護航隊之各巡洋艦，及驅逐艦，即開始對沿岸之鐵條網，及障礙物等，直接瞄準射擊，同時突擊船即向海岸進發，後跟以汽艇，拖帶一串救生艇，最後英軍陣地方呈活躍之狀況，機關槍火自各堡壘內閃爍於黑暗之中，當水面受榴霰彈射擊時，已證明海岸防禦砲兵，正開始發揚其火力。

在此熾盛敵火之下，欲進抵海岸，確係一緩而長之旅程，攻者致受重大之傷亡，日軍自稱：在此次戰鬥中之陣亡數「甚重」，多數士兵均係在露天之小艇，及救生船上所陣亡，日軍又稱：設彼等如以鐵突擊船，漕渡所有之指揮部上岸，實際上之陣亡者，必可減少，其中許多舢舨，均係被岸邊之障礙物所破壞，因此溺斃多數之士兵，然實際上，並無被砲彈傷亡之人

員。

自海軍艦艇上之掩護火力，非常猛烈而有效，攻擊開始三十分鐘之後，海岸之火力漸趨微弱，又沿岸頭防線中有數處火力發生終斷，證明該處之堡壘或要點，完全被其壓倒，在英軍防線之南端，抵抗力迅即衰退，蓋有兩重巡洋艦，集中其火力於此也。

攻者在北方及中央方面，曾受極重大之損失，故日軍如欲在岸頭獲得立足點，必須選在南方，至為明顯，有數艘軍艦對南方海岸射擊；在其他兩方面攻擊之殘餘部隊，重新編組，支援奪取南方敵陣地之主戰場之戰鬥；師指揮官亦領導所謂「敢死隊」參加攻擊，此次最後攻擊之成敗，實足以決定星加坡之命運，甚至於遠東戰爭之結果。

各小舢舨緩緩移動，此時岸頭無猛烈之砲火，為企圖避免防者之砲火；結果各舢舨，小艇均阻積於水際障礙物之上，待尋得海軍砲火所清除障礙物之處，方開闢其航路，傷亡者不多，因英軍之砲火已被敵海軍砲火所制壓，而非非常微弱，當破曉時，日軍第一突擊羣，自其舢舨中上岸，并將戰車開到海灘上。

現時之狀況，即不就整個戰役言，實已至戰鬪最危急之時期，日軍已在英軍防線薄弱之部，獲得岸上之立足點，但日軍之預備隊已用盡，設防者發動一猛烈之逆襲，無論所用之兵力係預備隊或係由其他方面抽調者，均足使岸頭疲憊之攻擊部隊被驅入海中，而正向港灣駛入之師主力部隊，則將冒無掩護部隊及敵火下白晝登陸之危險，此時誠屬一需要堅決與積極之情況也。——此為日軍在此次戰爭中之兩大特性。

日軍師指揮官與登陸部隊上陸之後，即指揮岸上各部隊儘速儘遠的推進，擊破任何之反抗，并通知新到達之護航船舶，儘速湧送兵員及物資於佔領之地區內，不顧一切之損害。海軍則對日軍尚未佔領之防線，加以制壓，以任掩護之責。

彼之命令，立即實施，一列船隊自輸送船到達海岸，裝載增援之部隊及裝備。除航空母艦上之轟炸機，指定其轟炸新城之飛行場，延遲五分鐘之時間，致英軍飛機先已起飛，而稍予日軍以阻滯，使日軍人員蒙受若干之傷亡外，所有之支隊及部隊，均如期完成其優良之行動。

英軍單翼轟炸機九架於東方低空飛行，各防空砲手，亦被陽光眩暈其目，故而停泊於港灣之輸送船，遂成爲理想之轟炸目標，致遭受之損失甚大，日軍官方之公報承認：「損失輸送船四艘，但所裝載之部隊，均已登陸，故陸軍人員無傷亡」，但據個人之記述文章，則云：滿載之輸送船，被轟炸而沉沒，人員多係溺水至岸上，日軍防空砲火，曾擊落英機四架，其餘之英機，因事起飛後，飛機場被日機所轟炸，當其返回飛行場降落時失事而遭損壞。

日軍五十架俯衝轟炸機，襲擊飛行場時，將飛機棚廠，工廠，及營房，引起大火災，當英軍飛機出襲回航着陸時，第二次日機之襲擊又至，在機場上捕獲英機，使其在混亂而被破壞之機場中，所剩餘之四架均遭毀滅，故在一短期間，日軍已奪取防守軍隊接近支援之空軍，直到該日午後，英軍方有一隊轟炸機，遠自半島其他基地飛到，攻擊日軍護航船舶，但英陸軍

部隊終屬在無與日飛機相抗衡之天空下作戰（註：因無驅逐機支援）

此次戰鬪之經過，一如此次戰爭中其他各戰鬪，即日軍基本之觀念，爲空中優勢，日轟炸機逐日努力襲擊半島上之英機場，對與日軍先頭部隊最接近之北方英軍，予以特別之注意，最初担任此任務者，係自海岸附近航空母艦上起飛之海軍航空隊。數日後，在暹羅構築飛行基地，自此陸軍及海軍陸上重轟炸機，與驅逐機等，均可有效之利用，日軍以轟炸之全力，任對作空軍基地之轟炸，不以任何空軍部隊作其他之用，直待馬來亞之英國皇家空軍完全被壓方止，某次日方之空軍獲得完全之制空權，即以偵察及俯衝轟炸機打擊英軍地上部隊，及補給縱列，其重轟炸機則實行遠距離之對橋梁及其他重要目標之轟炸。

英軍兩次對此方面增援空軍，以期自日軍手中奪回空中優勢，但兩次均經日軍先期轉移并集中所有之空軍，而粉碎英空軍之企圖，此種戰術，對日軍之供獻頗大。日軍大量飛機作不經濟之使用，損失雖重，但足以壓倒英國飛機技術上之優勢。在此次作戰之前四天內，日軍之取得制空，乃無問題，除在雪蘭峨河附近(Selangor)之數日戰鬪外，終未使其地上部隊，受英軍空中攻擊之嚴重妨害。

英軍對新城附近登陸敵軍之逆襲，於正午開始，但此時日軍在南部地區已構成堅強之立足地，故不能以有限之兵力，驅逐敵人於海際，英軍乃佔領敵人登陸之擴張線上，以自中央方面抽調經整夜戰鬪之部隊，實行攻擊，而預備隊又少，如此雖未將敵人擊退，但日軍承認，當日之前進確被此攻擊阻止，而認爲以後，「英軍欲驅逐我軍自其立足地，而入於海，乃無味之努力，徒作曠持終日而已。」

雖日軍所述者如此，但英軍顯明之目的，在制止南方地區之日軍，以期英軍主力自其危殆之陣地中退出，因爲日軍在英軍防線南方地區，獲得完全之控制權，而英軍之防線，乃自北而南，沿伸出海內十四英里之海灘線上構築之，僅有一條道路，南北橫跨，英軍全部部隊，必須經過優勢敵人攻擊之正面而撤退，因此必須犧牲一部軍隊，作牽制之攻擊，而使日軍不能截斷其整個之退路。

入夜時，以巧妙之態勢，實行撤退，當中央地區之部隊，對日軍北翼之突出部攻擊時，防守北地區之部隊，（第十八旅）即向南轉進，通過其陣地後方叢林，而在日軍進出最遠處之南方約一英里之高地，佔領陣地，構成面北之防線，并橫跨英軍其餘各部隊撤退時必須經過之道路，此旅進入陣地後，中央地區之部，立即中止其攻擊，而在十八旅支援砲兵火力掩護下，撤退至道路上，通過十八旅所佔領之陣地，同時最初佔領南方之地區，而被日軍突破，全部驅逐至叢林地帶之第二十旅殘餘部隊，開始對日軍之突出部攻擊，雖遭重大之損失，但達成遲滯日軍而獲得中央地區部隊撤退之餘裕時間。

所有之部隊，此時均經脫離敵人而撤退，唯第二十旅所屬之各營，似爲師其餘部隊之安全而準備犧牲者，經二十四小時不斷之戰鬥後，約在二時（九日）附近，第二十旅指揮官下令中止與敵交綏，并命令所屬各營，分別取道南進，通過叢林集

結於新城飛機場，該機場位於十八旅所佔領之陣地南方。第二十旅指揮官所下之命令內容，吾人乃偶然中獲悉，蓋其本人及參謀，均已被日軍俘獲，其部下亦均在叢林中傷亡，僅僅兩個營之殘骸，於拂曉時，到達指定之集合地。

雖然此部隊官兵疲憊不堪之狀況，及毫無希望之陣地，但尚無一部隊投降，日軍所捕獲之俘虜，僅係若干因黑夜而與部隊分離之散兵而已。日軍因不斷之戰鬪，致戰鬥力消耗，部隊分散，無力從事對英軍追擊，以後兩天時間，均固守陣地，編組部隊，此時則失去與英軍地上之接觸，僅以不斷之空中偵察中，而得知英軍業已撤退，并正在東海岸之道路上向丁加奴 (Trenaganu) 方向南進中。

九日晚，第一批大量之護航隊，裝載遠征部隊之主力到達新城灣，(Kota Bharu Bay) 計三個步兵師，一個機械化師，及若干軍團與軍直屬部隊，耗去十天之時間，在此處登陸完畢，并即向南前進，準備攻擊英軍第九加強步兵師，該師此時乃正佔領陣地於丁加奴江之南岸。

三、西海岸之攻擊：巴釐特本塔

十二月八日拂曉前，第二批自海南島出發之兩個護航隊到達暹羅之宋卡 (Singora, 軍用圖譯為宋克來) 該部隊之登陸，未遭遇抵抗，事實上暹羅地方當局，盡其能力之所及，予以日軍之協助，日軍宣稱，其先頭部隊，在盤谷至星加坡鐵路偏僻交叉點附近之避車線上，尋獲三列空車——并立刻撥歸日軍使用，此先遣之支隊，計有一摩托化師，及加強之戰車部隊，担任遮斷克拉地峽 (Kra-Isthmus) 沿鐵路及與鐵路平行之公路，進入英屬馬來亞，而通過西海岸之吉打省 (Kedah)。

登陸之實施，異常圓活巧妙，第一批登陸者，為特別組合之機械化團 (戰車等)，該團上陸後，不待師之其餘部上陸，立即開赴吉打邊境，師主力及其重武器裝備等，在第一次步兵部隊所構成之前哨警戒線掩護下，於入夜前即登陸。

當師向集結地區移動時，總指揮官接獲其先遣機械化支隊之報告，據稱吉打邊境，僅有極少數哨兵作微弱之抵抗。

翌日清晨，師即自宋卡出發，同時師命令先遣支隊通過邊境進入吉打，并向南推進，直待遭遇不能克服抵抗時方行停止。

當師之後尾離開宋卡時，護航隊又率領第二個師之先頭部隊，到達港口附近。

此時發生猛烈之英空軍襲擊，據日軍宣稱：此次襲擊甚猛，并擊沉「第一次護航隊中之數艘運輸船，此時當然係空載者。」但據空襲之時間觀察，似乎正截擊向海岸接近日軍第二次之護航隊。

當英飛航員離開轟炸目標前，彼等陷於與敵驅逐機之戰鬥，此批敵機係隨伴日軍航空母艦者，結果十一架英轟炸機被擊落兩架。

馬來亞遠征軍總司令山下奉文 (Gen Yamashita)，與部隊在新城登陸，此時飛往宋卡與西海岸之部隊取得聯絡，認為

在此方面將發生激烈之戰鬥，此方面各部隊前進之道路，係經過低凹平坦之地形，并滿佈稠密之森林，在路外兩旁，行動維艱，雖有大量軍隊，日軍當時到達霹靂河（Perak R.）之部隊，總數共為五師，但因道路狹仄，及缺少活動之空間，故實際從事戰鬥者，僅係縱隊之先頭若干小部隊，同樣，英軍亦僅能使用小部隊，但以其巧妙之破壞與道路阻絕，及運用摩托化防禦戰車砲等方法，對於日軍初期之前進，能予以遲滯，并對其人員及物質，均予以重大之損失。

此地區之戰鬥，極類似德軍在挪威與巴爾幹山地小路之戰鬥，該處軍隊，均限於狹仄地區之活動，沿狹仄之前進路，則便於確定各種目標，故日軍獲得以德軍為榜樣之利益，而善於利用俯衝轟炸機，摧毀英軍沿途所構築之阻絕，及抵抗中心，日軍宣稱：此種目標自空中極易標定，在其附近，僅投以少數炸彈，即常能為先頭部隊清除道路。頭三天，日軍并未使用砲兵，實際上亦不能獲得適當之寬廣空間，展開砲兵部隊。

迄十一日，先遣之摩托化師，到達克利安河（Krian R.）以後，日軍方遭遇其第一次之真正抵抗。

日先遣之摩托化支隊，在主力之先頭五、六小時之行程而前進，該支隊在巴里特本塔（Pari Buntar）附近之克利安河遭遇第一次英軍抵抗，該處之公路，鐵路橋樑，業經破壞，由於濃密之叢林滿佈於英方之河岸，故日軍支隊指揮官，不能用觀測，而確定英軍部署之範圍，彼遂以機關槍及步砲兵開始射擊英軍防線，藉以引起對方射擊，而期獲得若干敵人部署，及兵力之概況，但英軍在無利目標發現之前，終不施行射擊。

當日軍支隊指揮官到達該河流附近時，立刻要求俯衝轟炸機支援，并命工兵連準備利用其橡皮突擊舟渡河，同時送達報告與縱隊指揮官，說明當面之情況，并報告其行動，縱隊指揮官接獲報告後，立即下令，使其縱隊之各單位，停止於適當之位置，藉以避免其部隊在英軍陣地之砲兵射程內，而阻礙於狹仄之道路上。

該縱隊各部隊間之行軍距離，擴張甚大：主力部隊之先頭，乃在檳榔嶼（Penang）對岸之普拉伊（Prai）。日軍於當日晨，方佔領此處。其餘師各部隊，則沿道路向北連綿不斷，其後尾部隊，則仍在宋卡之露營地區，部隊如此之拉長，確可免為空中轟炸有利之目標，但山下奉文使其部隊如此擴張，實際上需要數天方能集結從事戰鬥，由此可證明，彼對於英軍任何攻勢行動，均不足懼。

山下奉文接獲前衛司令官之報告後，立即驅車前進，親身視察，當彼到達河岸時，適見工兵連正利用橡皮舟，在激烈之俯衝轟炸機掩護下渡河，但在半途被敵擊返。

此時山下奉文，即感覺欲渡此河，乃一重大之工作，遂命先遣支隊指揮官停止渡河攻擊之嘗試，而僅守陣地，以後續步兵接防，并搜索該河上下游約十二英里半之正面，選定若干渡河點，或其他可以渡河之地點。

河川偵察隊，偵察後，即選定兩個渡河點，一在上游三英里處，一在下游六英里處，并報告此兩處，均為敵軍所固守。通巴里特本塔道路兩旁之叢林，異常濃密，但有一狹仄之鄉村小路，距河約五英里，自此大道分支向西，可通西方（下

游)之渡河點附近，但該小道距渡河點約二英里以內之路線，係與河岸平行，而相距又僅五百五十碼至六百碼之間。

當第一日午後，日軍官偵察隊，詳加偵察，經全夜偵察之結果，發現英軍自橋梁至兩渡河點間之河岸防禦，僅有少數斥候，日軍遂決定於橋梁與西方(下游)渡河點之間，企圖渡河，當夜，摩托化師之工兵團，向河岸移動，并由步兵之協助，清掃師砲兵隊所使用叢林內之陣地，并加寬其小徑，以便軍載式之突擊舟輸送。

由於英方河岸地形之困難，此渡河必須使用完全奇襲方法，方期成功，故日軍在巴里特本塔之上空，晝間滿佈驅逐機，不使英偵察機探得其渡河之計劃。

十九日晚，砲兵陣地準備完畢，并對兩渡河點及破壞橋梁後方英軍防禦陣地，開始猛烈砲擊，同時部隊在敵人整個之視界內，向敵陣地對面移動，使各種現象均顯示日軍似將在此方面之某一處，或多處，發動渡河攻擊。

迄二十一日晨，天將破曉，經過二十四小時連續之轟炸後，日俯衝轟炸機兩隊臨空，攻擊東方渡河點(即上游者)與橋梁附近之英軍陣地，繼即步兵開始以小橡皮舟渡河，英軍雖遭受嚴重之轟炸損失，但仍能阻止其繼續之攻擊，以上一切動作，均係日軍預定之計劃。

日軍之主攻擊於破曉時方行開始，當時工兵團在西方渡河點約一英里之上游，英軍未加防守之處，實行渡河，幾乎全團到達彼岸，而未被英軍發覺，當時曾有一小隊斥候偶然誤入日軍某連地區內，致整個之斥候隊，被敵捕獲，故關於敵渡河成功之情況，英軍指揮官，未接獲報告，迄三小時後，當日工兵團強迫通過叢林，而攻擊橋梁附近陣地之側翼及後方時，方得悉此種狀況。

爲挽救此危局，英軍以預備隊一營，實行逆襲，但當時日軍已有整個步兵旅，繼續其工兵之後，致日軍到達南岸者，過於強大，而無法驅逐。

日軍之攻擊，雖已成功，但英軍已遲滯其相當之時間，而使英軍各部隊自其陣地撤退，并能在太平(Taiping)附近集結，未受嚴重之擾亂。

日軍當夜未實行攻擊，翌日晨，英軍沿鐵路向那魯特山(Tarut Hills)地撤退，其後衛即在此鐵路公路必須經過之隘路構成後衛陣地，其主力部隊繼續轉進，爾後并占領在霹靂河東岸既設之防禦陣地。該河自此向南，而位於那魯特山脈之後，并與山脈平行。

四、那魯特山地之戰鬥

那魯特山地(Tarut Hills)附近，乃一小規模之戰鬥，因雙方參加之兵力不大。但在此會拒止日軍兩天，因之頗爲重要，又因日軍曾研究德軍在挪威，巴爾幹山地隘路戰鬥，顯示日軍在技術上之發展如何。

那魯特山隘路，當此次作戰時，係由澳軍步兵一營佔領，并以六門編成之輕野戰砲兵二連支援之。此處乃一理想之防禦陣地，公路及鐵路路甚高於叢林，并在六英里短短距離之內，攀登一千五百英尺之比高，濃密之叢林地帶，實無部隊活動與展開之空間。道路自森林而達高地，其地形均係險峻與岩石，在路旁數碼之處，即難以通行，澳軍所佔領之陣地，縱深配備，自隘路之半途以迄於山巔，有無數之支撐要點。

由於地形上之特性，日軍使用步兵一營以上之兵力，實行攻擊，而攻擊亦僅許可直接對道路仰攻，不能藉助於任何迂迴行動。

日軍爲完成其任務，遂以壓倒之火力，對付英軍防線。在隘路脚下之叢林內，開闢砲兵陣地，在突擊前，以兩營一五五公釐口徑砲，對此地區射擊數小時，但叢林內之觀測，極爲不良，突擊部隊如被迫依賴此砲火之支援，決難前進，在第一次發現日軍之摩托化砲兵，日軍對這種砲之敘述，實極近似吾人所知之德軍在一九四〇年五月之後，各戰役中所使用之一〇五公厘口徑砲，裝置於自動牽引車上者，此時戰鬥，日軍似使用六門編成之砲兵連，并隨作以步——工兵戰鬪羣，作接近之支援，當攻擊敵人要點時，乃以緊接突擊部隊之後方道路上放列，直接射擊。

日軍攻擊之實施，其唯一可能之方法，乃對各個要點，逐次輪流實施有限正面之攻擊，每期攻擊之目標，均限於直接正面上之要點。攻擊之後，即以第二個新戰鬪羣防守該地區，而對英軍後方要點逆襲之。

因爲守兵數量較少，此種攻擊規模不大，亦不猛烈，故戰鬪初期，對於一局部之逆襲，常使用一排之兵力。

日軍之攻擊前進，確實緩慢而痛苦，其人員與物資，均受極慘重之損失，彼等每次攻擊，均雖僅能使用一營之兵力，但須時爲更替，故在戰鬪結束前，對防者一營之戰鬪，曾連續四次更替，而傷亡殆盡。

日軍地上部隊，在此次攻擊中，均繼續不斷受俯衝轟炸機之協助。如二十二日黃昏，位於隘路頂，兩旁高地上之英軍砲兵兩連，被轟炸而失去其作用，此時英軍失去所有砲兵之支援，僅餘一榴彈砲連，尙可自隘路遠側之山谷內射擊，因此澳軍之防禦，開始崩潰，迄二十三日午，僅有兩個位於隘路頂之最後要點，亦陷於日軍之手。此時防禦之步兵營，如欲部隊整個得救，則必須在第二次敵人突擊以前撤退，實甚爲明顯之要求，故步兵營指揮官可能係根據師指揮官之命令，實行撤退其隘路中之陣地，在山頂之後方，裝載部隊，開入通霹靂河谷之道路上，企圖與主力會合，該部隊之主力，已在霹靂山構成防禦陣地。

當裝載步兵、砲兵之各車輛，盤繞於途，而正下降急峻之山路時，一隊俯衝轟炸機到達上空，企圖向陣地投彈，協助地上日軍最後之突擊，但經日飛機之注視，得悉英軍已放棄其陣地，隊長遂命令各機攻擊英軍之車輛縱列，此時英軍當然無防空之砲火，同時各部隊官兵均坐在露天之卡車上，正在一狹仄之道路上，有如蝸牛之步度，向下降行，故遭受重大之傷亡，數小時之後，日軍步兵經過此處時，發現約五十餘輛燒燬及若干傾覆之卡車，載砲車，散佈於沿途。

五、霹靂河之通過

此隘路若佔領，則日軍可完全控制那魯特山脈地帶，自山頂上之陣地，可以向東通視霹靂河谷附近約六英里遠之高地，該處即英軍設防之地區，當英軍已撤退至河之左岸後，日軍已能利用整個河西與河北各地區，而毫無阻礙。

霹靂河自鼓拉康薩 (Kuala Kangsar) 而向南流，鼓拉康薩乃第一次英軍陣地之所在，鐵路公路均由此過河，至提羅克 (Telok) 約六十二英里，由此再折向西約十二里半而入麻六甲 (Malacca) 海峽，鐵路公路跨過鼓拉康薩之後，即攀登河東岸之山地，再轉向南，距離河岸約一、二英里，而與河岸平行，經過英軍第二次所在之怡保 (Ipoh)，經怡保向西，則接近霹靂河，直達提羅克，以後此路則繼續向南而至吉雷波 (Kuala Lumpur)。

日空軍之偵察，通報地上部隊，據稱英軍擬在鼓拉康薩，怡保，及提羅克三處，防守河岸線，又在其後兩處部署野戰工事，足以防禦任何軍隊自北方之攻擊，及阻止自西方之任何渡河企圖，所有三處英軍陣地，均甚堅固，而難於攻路，但其所欲防守之防線，過於廣闊，又以其防禦正面係向西，其後方連絡線係向南，如此敵人如在最南端所行之任何攻擊，則全線必感威脅，換言之，即對提羅克之攻擊，必感受最大之痛苦。

迄今之各戰鬪中，山下奉文未曾在同一時間使用一師以上之兵力，因其軍隊均運動於狹仄之正面上，但現在則有六十二英里可攻擊之正面，彼遂擬使用其兵力之大部，并擬活動於廣闊之地區內。彼大量使用其部隊較僅在一狹仄道路上，逐次開關進路，自屬有利。

曾任縱隊先導之日摩托化師，所有之砲兵，均佔領陣地於那魯特山地，使其担任應付鼓拉康薩之英軍，但自隘路頂下降之道路，盤山而下，距河邊約三英里，完全在英軍砲兵瞰制之下，因此不能移動任何較大之密集部隊，在此路之下方佔領陣地。此陣地能與較遠河岸之敵發生接觸。

日軍所可能為者，僅於夜間派遣若干小支隊，迅速行動，并作不正常之擾亂，此小部隊可以在英軍砲火間斷時，不受任何損害，而出沒於道路附近，就英軍砲兵隊即在黑夜中，對該處道路，亦不斷予以射擊。英軍砲兵經良好之掩蔽，雖敵方摩托化師之砲兵及多數俯衝轟炸機之攻擊，但日軍終不能制壓之。由此證明，在此處渡河，乃不可能。

日軍遂決定在怡保附近某處渡河，此處在鼓拉康薩 (Kuala Kangsar) 之下游約十二英里。英軍在此處之陣地，各部份均如其上游陣地同樣之堅固，但因附近平坦而濃密之叢林，廣延於河之右岸，足使日軍能秘密接近陣地。通過此地區之道路，較鄉村小道相差無幾。日軍使用三個工兵團，以四天之時間，改造自太平 (Taiping) 至怡保對岸間之道路。

二十六日晨，負有掩護渡河任務之師砲兵，在叢林內佔領陣地，步兵部隊，及工兵，位於靠近河岸之集結地區，時間一到，即準備向前移動，將其橡皮突擊舟泛水，向彼岸渡河。

二十六日全天對英陣地施行猛烈之砲擊，真正渡河時間，乃選定於二十七日晨，并係在天明以前之子夜。三個以工兵步編組之戰鬪羣，向河岸移動，靜候信號泛舟。天剛明，轟炸機臨空，投以高度之爆炸彈於英軍防線上，惟時約三十分鐘，待最後一架飛機離去後，地下之突擊羣由河岸湧出，并開始漕渡。

由於猛烈之轟炸後，日軍認為渡河將不致遭受有力之抵抗，但英軍陣地乃完全隱蔽於叢林之中，敵砲兵及飛機均未能確實標定其位置，故英軍仍有充分之機關槍巢，及砲兵，從事戰鬪。當日軍緩緩漕渡過河時，英軍即予以猛烈之砲火，日軍之攻擊幾乎在其開始前，即行失敗，日軍陣亡者甚多，蓋當日日軍并未企圖重新攻擊。

此次日軍之攻擊，其本身雖屬失敗，但造成日軍渡霹靂河最後之成功。蓋英軍因日軍此次之渡河攻擊而了解其企圖，設日軍再度在怡保渡河，則鼓拉康薩之部隊，必被截斷其後路，故決定撤退該處橋樑附近之守兵，向南轉進，與怡保附近之部隊會合，經此撤退，當然足以使日軍在鼓拉康薩渡河容易。

二十七日午後，山下奉文以一師在霹靂河東岸準備由北方向怡保附近之英軍陣地移動，同時以一師準備自西岸企圖渡河。

二十八日晨，攻擊再興，由兩師之砲兵隊，及配屬之重砲兵，集中火力於防者之陣地，此係在西海岸，第一次同時展開兩個師之戰鬥，雖然如此，日軍所可能為者，除對前進陣地外，并未能將澳軍完全驅逐，當日三次之突擊，均被防者所阻止。

遲至黃昏時，將日軍第三次之突擊阻止後，英軍忽行撤退，并迅速轉進於提羅克方向之大道上。在怡保之防線上則僅殘留少數之後衛，掩護撤退，此次撤退之原因，係因在提羅克附近之霹靂河口，忽然發現強大之日軍，此乃日軍之第三個師，該師曾經叢林地南進，直抵一小城名魯姆特(Tumpat)附近之海岸，日軍將其所攜帶之一批制式摩托舟集合後，即以特別編組之兩個突擊營乘船，向十九英里之下游霹靂河口移動，自此溯航而上，向提羅克前進，此種計劃，實予提羅克之守兵加以奇襲。在天明以前，占領該城，遮斷自怡保向南來之道路，抑制正退卻之英軍。

英軍一水上巡察隊，曾在提羅克之下游六英里處，發現此項日軍，并適時向守兵報告，英軍準備日軍各船隻之到達，并以日軍無砲兵及空軍之支援，認為防者擊退敵軍，毫無困難。

但日軍忽在其防線之後方發現，使英軍高級指揮官，大為振驚，遂決定放棄霹靂河之防禦，而向吉隆坡撤退，因該處已準備有第二防禦陣地。

六、吉隆坡之戰鬥

吉隆坡(Kuala Lumpur)之防禦，乃一連續之英勇戰鬥，英軍在此，一再阻止日軍之強行攻擊，但最後因日軍在英軍陣

地之後方登陸，不得不放棄其陣地。

此時英軍已自印度獲得空軍及陸軍之增援，同時第十一師自提羅克撤退，經過最近到達戰場之印軍第四十五旅在塔內克 (Troak) 北方之隘路，所構築之防禦陣地線，向吉薩坡前進中。

此處之地形，甚類似日軍通過那魯特山隘路時所遭過之地形，因此日軍亦被迫使用同樣之戰術，企圖克服此處英軍之抵抗。但現時日軍之敵人，乃一新銳之完整步兵旅，并有一旅山砲兵爲之支援，其以前所行不斷之正面攻擊，而攻克一澳軍步兵營之戰鬥方法，此時則不足以擊潰新銳之敵。

英軍現已有相當之軍隊，用以對此隘路之防禦，并能輪流更替塹壕中之步兵營，故當日軍加入新銳部隊時，英軍亦可增加援軍於第一線。

參加此次戰鬥之日軍，係一步兵師，該師迄未經激烈之戰鬥。日軍之摩托化師，自在宋卡登陸以後，即常任先導，經那魯特山地戰鬥後，即脫離戰場，而撤退至太平休息整理。

由於某種或其他原因，在英軍放棄怡保，及提羅克之後，日軍未實行追擊，可能因爲日軍會經過叢林地帶，向南推進，又因在提羅克登陸，致部隊過於分散於提羅克與霹靂河及魯姆特三處之間，又因沿海岸對此師之補給困難，以上種種困難問題，必須解決，方能集結各部隊，準備沿海岸之第二次之攻擊。

又日軍之主力部隊之先頭，如欲進出山地之公路，必須欲在提羅克之部隊登陸成功。蓋整個日軍部隊，已被遲滯數天，其所需之補給品及船隻，均集結於提羅克附近也。

當各種準備完畢時，日軍師主力即開始前進，離開怡保南方之露營地，沿公路向塔內克進發，在塔內克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即已有先遣支隊與印軍第四十五旅接觸，師主力之前進甚爲適時，故於正月四日天明到達塔內克隘路附近，師司令官在部隊之前先行，并於其先頭部隊到達戰場時，已策定計劃。

此處仍如在那魯特山地之戰鬥，僅有一條道路，可供軍隊前進，因而被迫在十分優勢之敵火下準備通過隘路。所有之師砲兵，均用以對付狹仄之英軍正面，而其餘步兵主力，則留於後方之集結地。每次使用一營兵力，另配以少數火焰投射戰車，及特別訓練之工兵羣，對敵要點實行連續之攻擊。并拚命抵抗印軍之反攻，直待第三個突擊步兵營突入，而奮勉攻擊敵要點之後方方止。

日軍經連續之三天攻擊，每天均加入新銳部隊，及現代化之武器，第三天末，僅對防禦陣地之第一線，突入成功，設此時英軍如能再增加新銳部隊，必仍可排除侵入者所獲得之小戰果。

日軍宣稱，空軍偵察隊，於正月七日午後，發現英軍摩托化縱隊，自吉隆坡至塔內克之公路上前進，日軍認爲此縱隊乃英軍企圖用於反攻，驅逐日軍於其陣地外者。

但該(七)日晨，日軍集結於霹靂河口之師，以一支隊裝載於汽艇及沿岸強徵之多數民船，實行對柏內姆(Bernam)，河口南方奇襲登陸，自此有一道路向東經過叢林約三十七英里，在塔內克與庫布(Kuala Kubu)之間之西海岸某處相連接，雖然事實上此爲日軍第二次所行之機動，但事先英軍似未完全感覺。

當日軍沿登陸點向東之叢林道路推進時，未遭遇抵抗，以後，方遭遇一澳軍之支隊，在道路附近接觸，將日軍先頭部隊阻止於距公路幹線不及十英里之處。惜日軍先頭部隊，缺乏砲兵，而不能驅逐澳軍，橫跨塔內克南方之公路，佔領陣地，設日軍能如此，而保持陣地，以待師主力之到達，則勢必將印軍第四十五旅，及澳軍一旅完全捕捉。蓋此部隊尚在塔內克附近也。

待日軍獲得相當之部隊，足以驅逐當面澳軍於公路方向時，而英軍自塔內克之撤退，已告成功，并安全向庫布之道上轉進。

庫布附近，有澳軍一部，橫跨公路，佔領一未經構築之陣地。但因地形遠較北方之地形開闊，此區域之防禦，遂亦遠較英軍會長久佔領之狹仄叢林之隘路防禦爲難。

日軍耗去兩天——九日及十日——之時間，對庫布防線，實施猛烈之攻擊，所有之攻擊，均被阻止，即外線亦未使日軍一次突入成功。但日軍使英軍疲困於其陣地，確獲成功，并使英軍被動使用主力，應付移入公路之敵軍。此時英軍相信，關於彼等在馬來亞半島之防禦，將發生一極嚴重之危機，即日軍正進行自西海岸在其防禦陣地之後方登陸之企圖也。

爲阻止日軍此種機動，英軍曾派遣軍隊至雪蘭峨(Selangor)河口之雪蘭峨城，判斷此處爲日軍第二次企圖登陸點之所在，實極爲合理。

自雪蘭峨有鐵路向南直至克蘭(Klang)，由此則與吉隆坡，斯威吞汗(Swetehnan)港間之東西鐵路線相接軌。爲防守吉隆坡，則英軍保有雪蘭峨及斯威吞汗港，必爲至要。故英軍自主陣地線上，盡可能抽調部隊，担任此處沿海岸要點之防守，但日軍能以主力部隊之猛烈攻擊，並以大量部隊加入戰鬥，而英軍終不能派遣相當數量之部隊防守海岸。

英軍曾兩次拒止日軍在雪蘭峨附近登陸，此應歸功於英國皇家空軍，蓋此時適有若干新飛行隊，自印度及中東到達，英指揮官即巧爲利用其轟炸機，以擊破沿海岸敵之登陸企圖。

日軍因未悉此新空軍增援隊之到達，故其第一次在雪蘭峨試行之登陸，并無戰鬥機掩護，當英轟炸機臨其上空攻擊時，日軍正離海岸約四分之三英里之海內，擁擠於露天之各小艇中，適便於轟炸及機關槍瞄準之掃射。此次之轟炸似可以確定，無一部隊倖免，據日軍自己對此次戰鬥之報告，即有甚多之資料，記述官兵英勇之犧牲而不退却。

第二天，日軍在同地試行第二次之登陸，此時則有一隊驅逐機掩護登陸部隊，當英轟炸機急行降下攻擊時，日驅逐機會予英機以重大之損害，但第二次之登陸，仍屬失敗，直至第三天登陸方始成功，在此時期，日軍不但空中滿佈驅逐機，并有

俯衝轟炸機，將海岸防禦陣地徹底爆發，因此當部隊登陸時，甚少遭受抵抗，日軍當師主力由輸送船送達海岸，并在雪蘭峨登陸，而增援其先遣支隊時，即不失時機，立時向南推進，沿公路直趨克蘭。

雪蘭峨河南方，敵大部隊登陸成功，實已確定吉隆坡之命運，十一日澳軍放棄庫布之陣地，向南轉進，庫布城棄守後，則全地區入日軍之手矣。

自此時起，至正月十八日到達馬河(Maur)時止，無激烈之戰鬥，英軍各後衛，僅能遲滯日軍縱隊之前進，使其主力不受嚴重之干擾而退却。

七、東海岸之縱隊

同時，日軍在東海岸之縱隊，亦與其西海岸之主力軍同一速度前進，但并未經任何特別激烈之戰鬥。

英軍自新城撤退後，即在丁加奴河(Trengganu R.)防禦，但在霹靂河防線被突破後，此方面之部隊，亦即南撤，沿巴汗河(Pahang R.)佔領新陣地，藉以與西方之部隊，保持連繫。

吉隆坡失陷後，西線英軍部隊南撤至馬河附近，則此方面英軍部隊之左翼，又形暴露，遂被迫再度撤退，雖云在事實上，此處之英軍確有把握，能長時期拒止當面之敵，但終未實現。

八、南方平原地之攻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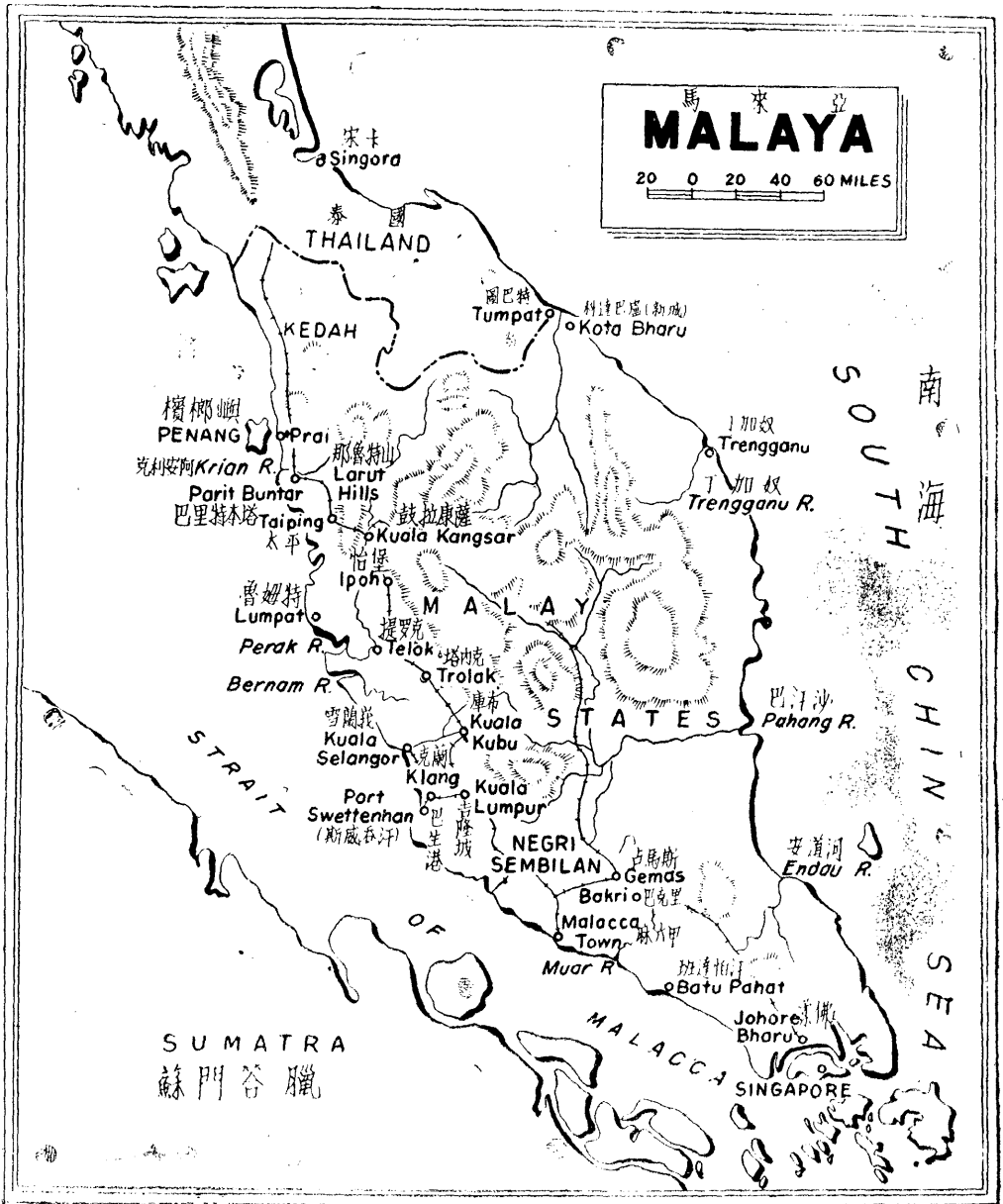
當日軍入山比蘭省(Negri Sembilan)之南部時，則已進出山嶽地帶，而抵馬來亞半島尖端之平原，又爲此次作戰中第一次所遭遇之廣大區域，日軍可以立時使用其全部部隊之展開。

英軍企圖佔領之防線，係與馬河平行，經吉馬斯(Gemas)再概略向東而達東海岸之安道(Enbau)。此處爲東西軍隊第一次之連繫作戰，蓋到達此線以前，均被馬來半島中間之高山所隔離，形成兩個獨立作戰部隊。

澳軍對於吉馬斯之防禦戰鬪，在英軍方面言，確屬一光榮之記錄。據日軍稱，此係半島整個戰鬥中最激烈之一戰，日軍爲突破此城之頑強防禦陣地，曾蒙受極重大之傷亡。此雖屬一英勇之防禦，但其成效確被馬河南方敵人之登陸所對消，蓋當時有日軍之部隊，自麻六甲(Malacca)乘船，沿海岸而下，佔領馬河南方之班達怕汗(Batu Pahat)。同時日軍主力在巴克里(Bakri)渡過馬河，巴克里謹在吉馬斯之下游數英里。此次之戰鬥，爲英軍各戰役中最不幸之一戰，因班達怕汗日軍登陸之結果，致使英軍部隊正由其陣地撤退時，而被俘虜損失慘重。各部隊紊亂不堪，在退到柔佛(Johore Bharu)而過海峽抵星加坡以前，再無拒止敵人企圖之心。

馬河防守部隊之退却，使在東岸安道附近防禦將近一星期之部隊，被迫撤退。自日軍壓迫馬河防線以後，英軍雖完全放

圖 五 第



日軍登陸作戰

棄前面抵抗，僅將主力儘其可能迅速向南轉進，但仍留下兩個強有力之後衛，當退却後曾經數次之激烈戰鬥，并拒止日軍以相當之時間，使其主力得以安全撤至星加坡。

九、星加坡之佔領

當正月三十一日，日軍佔領柔佛後，則頗有整個之馬來半島之本土，而僅與英國海軍根據地錫勒特 (Selater) 一英里之隔，整個星加坡島，均在日砲兵射程之內，彼等欲完全排除星洲爲英軍有用之根據地，如用封鎖，及不斷之砲擊等方法，可能須經兩月，或可攻下，但因種種因素，影響日軍指揮官之決心，而使其不得不以最迅速之方法，對於星加坡直接強襲。

所謂不能攻略之要塞，早期陷落之原因，則日本人民及其敵人兩方面之精神係一極重要之因素，此外日軍熱切希望獲得海軍根據地，亦爲原因之一。

日軍如佔領星加坡，則彼等之艦船，可以自由航行於星加坡海峽。此海峽除已滿佈水雷外，并在星加坡陸上及其鄰近島嶼上之各砲台控制之下。

又日軍圍攻星加坡之部隊，此時在東印度羣島各戰場亦甚急迫需要其加入，因該處戰鬥正進行中。

又菲律賓之作戰，未能根據計劃而無進展，亦係等待此處攻圍部隊之參加。因有以上種種原因，故日高級指揮官決心儘速攻略星加坡。爲達成此目的，遂派遣大量之攻城重砲兵至馬來半島。此砲兵均係自暹羅以鐵路運送，并在馬河突破時，即已到達馬來半島，蓋當時即已判定爾後之真正戰鬥，必係對星加坡之強襲。

自正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五日，前方極少活動，因日軍以此六天時間，設置重砲，及部署軍隊，準備最後之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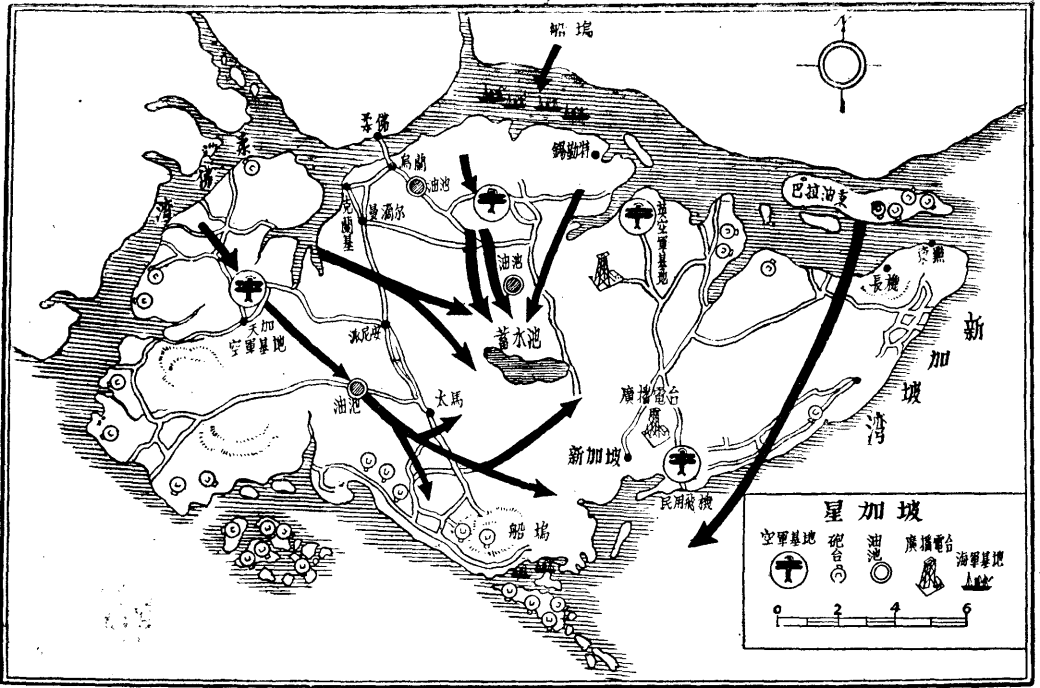
日軍此時有兩個師，行動非常秘密到達半島，此師均係在中國戰場上之老兵，曾經特別之渡河訓練，準備担负襲擊柔佛海峽之重大任務。此等新銳師至此接替在半島上戰疲各師。並先集結於日砲兵後約六英里之陰蔽地區，故當雙方砲戰時不致被英方要塞大砲所射擊。此等砲戰通常在突擊之前，必須實行者。

在此期間，日軍各必要部份之軍官，及未負任務之軍官，自師之各步兵、工兵部隊中招集而來，每天在柔佛海峽之海岸前線，施行地形偵察，籍以對其將來在夜間作戰之地形，完全熟悉。

二月五日十八時，開始砲擊，據云係日軍作戰以來最猛烈之集中砲火，所使用之砲火有各種不同之口徑，其主要者，乃爲特別裝置之二十四公分重榴彈砲。

英軍陣地之骨幹，計有巴拉由乘 (Pulou Ubin) 長機 (Changi) 及附近各島嶼之大海岸要塞。此外有許多最近構築之野戰工事，圍繞島之東面北面海岸，籍以應付日軍之渡柔佛海峽者。但此均非永久工事，完全係暫壕及土工工事，其平均之縱深約六英里，并加以良好之障礙物，而以堅強之部隊防守之。島之沿岸設有鐵條網及其他障礙物，並有許多三和土構成之堡壘

第六圖



，以固海防。

英軍砲兵射程以內之日軍陣地上各要點，英軍均在圖上標定，故戰鬥之初期，在日軍猛烈火力壓倒英軍砲兵以前，日軍對於英軍砲兵精確之射擊，為之驚倒，繼續三天之砲戰，同時日軍轟炸機，繼續不斷分批臨空，未受任何敵機之抵抗，在第一天之後，方有若干之防空砲火，予以射擊。

英軍之砲火，逐日衰弱，各砲相繼失效，此時已顯明日步兵之突擊，將隨之而至，七日午後，步——工兵聯合之突擊羣，已進入突擊準備陣地，同時日軍輕、中砲兵，開始集中火力於三至四百碼之面積，自克蘭基(Karachi)至東點(East Point)沿島之北海岸，行移動彈幕射擊。據砲兵攻擊準備射擊觀測者云：海峽對岸之土地，形成一團火焰，似乎無任何可以在此彈雨之下生存者。

但當夜，突擊羣以橡皮舟漕渡離開，及突擊艇渡過一公里寬之水面，擬實行突擊時，敵岸顯然仍有多數人員，在彈雨之下繼續渡河。

此時英軍立即發覺，敵人之攻擊將在目前，遂以探照燈探照，并以所有可以使用之機關槍，迫擊砲，開始射擊。殘餘之少數砲兵，亦集中火力於柔佛海峽之水面，日軍未料及有如此衆多之砲火，可以戰鬥，故其損失，出乎意外。

事實上第一攻擊波，雖被英軍拒止，然敵之生還者為數極少，但攻擊仍繼續發生，終因英軍無充分之砲火以阻由日軍所攻擊之兩個正面也。

在二月八日半夜與九日一時之間，有日軍一戰鬥羣，在星加坡島上獲得立足點，此處即在島之西北海岸，約距天加(Entah)空軍基地五英里。英軍立即企圖逆襲，欲摧毀

敵之橋頭陣地，但攻擊部隊似爲黑暗而迷途，致戰鬥極爲混亂，僅澳軍步兵一連，到達日軍陣地附近，而發生肉搏，未幾即見日軍似將被驅逐退回船中，但另一營適時到達，自此日軍對已獲得之土地，已無再失去之危險矣。

拂曉前，日軍另一支隊，在烏蘭(Woodlands)錫勒特海軍根據地之間，隄道附近，登陸成功，至天明時，增援部隊不斷加入，日軍遂將此橋頭陣地擴大，在新洲之本土上構成新攻勢。

同夜，第三登陸處發生於巴拉由乘島方面，敵登陸點，距長機要塞不足四分之一英里。

九日午後，該方面之日軍，完全控制巴拉由乘島，及島上英軍所遺留之砲台，在英軍投降之前，日軍曾以此島上可使用之要塞砲，對付長機要塞，而以英軍之砲，收轟擊英軍之效果。

當日軍確實穩固其隄道兩旁之陣地，并自其橋頭得以驅逐防者之後，立即派遣一部工兵，担任修繕約一公里長之橋梁。該橋乃英軍自柔佛退過海峽以後所破壞者，或係由於日軍工兵技術之精良（此乃日軍自眩者），或係由於英軍破壞工作之不確實，（此乃由照像中所表現者）在八日午橋即修妥，可供步兵之通過，當日晚即可供車輛不斷之通行。

自此以後，戰鬥之決定，不過時間問題。實際六天之激戰，其結果不言而喻。

日軍應用軍德所謂睢形攻擊方法，故以兩縱隊突入英軍防線，而後向東西兩方面，竄擾於其後方，在戰鬥結束以前，日軍會破壞英軍無數之獨立抵抗據點。其主要者計有：皇家空軍根據地錫勒特，長機要塞，貯水池北方高地，泰馬(Tinga)附近之高地等處，泰馬乃澳軍餘部所防守，對該城之防守，曾受南海岸附近砲兵支援，此砲兵在三天之內，曾予欲驅逐澳軍之日軍以極有效之射擊。

戰鬥之最後四天，極形紊亂，各孤立之英軍部隊，幾完全被其包圍，但仍死戰，以期島上其他各處之狀況不致過於惡劣，并希望在此等屈服以前，能獲得援救。

日軍雖甚分散，但其戰鬥行動之控制，及其指揮權并不集中，而分配異常良好，每一團及縱隊指揮官，均能適應狀況之需要，隨時變換其攻擊方向。

英軍之抵抗中心，逐一崩潰，至十五日晨，英、日兩軍在星加坡城西北之郊外激戰，惟狀況至此，繼續抵抗，顯然無何意義。故英軍指揮官卜西福將軍(Gen Percival)通知山下奉文，彼已準備與其談判關於軍隊及星洲要塞之投降。

雙方之代表軍官及其少數參謀人員，於二月十五日晚十九時，相會於福特汽車工廠，十九時五十分，卜西福將軍即簽字，世界上最大海軍根據地及要塞之一，遂無條件投降於日本陸軍。

兩個月零幾天之時間，日軍會縱橫於「不能通行」之地帶；曾與精良訓練之軍隊，一再激戰；前進六百餘英里；更以兩週時間之圍攻與突擊，而降服一「不能攻克」之要塞。

星加坡乃同盟國在遠東之防禦中心，及對日本予以「懲罰的封鎖」之重要根據地，竟告失陷，因此許多國家失去橡皮及

錫之資源，此項資源原欲阻止運往日本者，現反落於日人手中矣。然星加坡陷落，所發生最大之結果，乃即時失去荷屬東印度，及其他世界上富於石油出產之國家。

故日本曾宣揚日本已突破「A B C D」包圍圈，并云現已居反封鎖之地位。

第五章 西南太平洋之各戰鬥

一、準備

一九四二年正月十一日，東京大本營宣佈：「因自大東亞戰爭爆發以後，荷屬東印度政府之態度，顯係幫助日本之敵人，帝國政府不得已違反初願，將對荷印政府以敵視之。同時帝國軍隊，正對婆羅洲及西里伯斯（Celebes）預定之基地，實行攻擊。」

雖然事實上荷蘭曾與英帝國及美國同時對日宣戰，而日政府遲至今日方宣佈對荷印攻擊者，其原因，乃日本在戰爭爆發之時，無意攻擊荷屬東印度。但各種戰爭之徵候，及日本陸軍與海軍發言人之演說與談話。均指出日本不但已計劃多年將攻略荷印各地，并其海軍建造之計劃，確已預備大批各種船艦為實現此計劃。

作戰區域，極端擴張，因而增加若干之困難，但此種極端之擴張，實有利於進攻者之作戰。日人對自己有有利之因素，竭力利用，因是組織其遠征軍，藉以將敵人有不利之因素，減縮至最小限。

荷印所需要防守之正面，與敵所進攻者，同一寬廣，幾乎與其漫長之連絡線相等，同時須經常保有守兵於許多各要點。當作戰進行之際，此要點中，無一可以獲得迅速之增援者。

荷屬東印度，可以用為防守之少數軍隊，約八〇，〇〇〇人，必須控置於爪哇（Java），其中有少數係担任外圍之潛水艇與空軍基地之警戒及作戰。

雖然此廣大之範圍，但只須佔領十個鎖鑰要點，即可完全控制南太平洋區域，而此各要點，荷印均未以強大之部隊防守。因為日軍係採攻擊行動，彼為主動及自由選擇攻擊之時間與地點，又能集中強大之部隊，於爪哇荷印增援部隊到達之前，攻擊任何一要點。

日人十分了解，其唯一可以阻止其作戰之成功者，乃敵之強大空軍，此強大空軍足以攻擊日軍登陸航程中之護航隊，并可轟炸日軍所佔領之空軍基地，而阻止日軍向第二要點發展時之利用。

日高級指揮官，對此方面地區之攻擊，分為三個階段，其中兩階段，係與最近菲律賓及馬來亞之作戰，保持密切之連繫。第一階段，包括對於美國之關島，威克島（Wake）與英屬北婆羅洲之佔領，并期於戰爭最初期完成。對於關島與威克島之

佔領，將有效的截斷珍珠港與菲律賓間美軍之交通連絡，并可阻止菲律賓軍隊獲得增援，同時爲保衛日本本土，及加羅林羣島與荷屬東印度東部交通線起見，亦有佔領此二島之必要，蓋日軍在荷印即將有所行動。

對於英屬婆羅洲之佔領，則可阻止英軍該處之潛艇與空軍等根據地，用以攻擊馬來亞日軍之補給船團。

第二階段，乃荷屬東印度，新幾內亞，俾斯麥羣島等外圍之佔領。此三處可爲日本攻擊爪哇，蘇門答臘，澳洲與本土之跳板。不過此第二階段之作戰，必須於星加坡攻陷以後，方可完成，因攻擊馬來亞半島之軍隊，可以進行其第二個作戰目標，即不失時機佔領蘇門答臘，爪哇。

頭兩階段之作戰，乃海軍之責任，第三階段佔領荷屬東印度本土，與澳洲本土，乃靠陸軍與其姊妹軍之合作。

第一階段之實施，僅需要有限之人員與船舶，并可於海軍忙於護送馬來亞半島之遠征軍時，及空軍忙於攻擊日軍登陸點附近之英國空軍基地時，同時完成此階段之工作。

但第二階段，則必須待陸軍在馬來半島十分穩定，及空軍與航空母艦使用於該戰役者，得以抽調之後，方可實施。因此之故，十二月十日日本對荷印政府之宣戰，置之不理，并虛飾其對荷印無侵略之野心。

當日軍在馬來亞部隊已十分穩固，對星加坡之陷落已有把握時，日海軍即編組若干之特別攻擊艦隊，不數週之短期，即攻克所有之外圍基地，并準備攻擊同盟國之聯合艦隊，及護送其陸軍，準備作最後階段之戰鬥。

二、第一階段

日本以極強大兵力，用爲對關島，及威克島之攻擊，對此不堅固之前哨陣地之攻擊，實無記述之價值，該兩島之守兵，雖明知對此島之防守無何希望，但仍與敵英勇戰鬥。威克島之守兵，曾完成六小時之防禦戰鬥，并擊沉日本一巡洋艦，一驅逐艦，而予敵以意外之重大損害。

日軍極力宣揚美軍所裝置於海岸附近之六英寸砲之威力，但該砲并無完備之裝置。根據日軍登陸部隊指揮之官報告，美方之海岸防禦砲兵，尙未完全建立，并對該砲之操縱，僅獲得開砲與砲身之照準訓練。其中有兩門砲即在此緩慢與笨拙動作之下，擊沉敵人兩戰艦，并擊傷其輸送船，使日軍官異常驚佩。所有個人經驗記述中，對此均云其非常之技巧，予以熱烈之敬佩。但有趣者，乃日本宣傳部，則藐視美方守軍之努力成果，并形容此島之防守戰不足爲道，而竭力使日本民衆相信美國人甚爲怯懦。

十二月廿四日，兩個日軍小遠征隊，在英屬婆羅洲之古晉(Kuching)及婆羅乃(文萊)(Brunei)登陸，在此作戰不及一週，即戰勝少數之英國警察隊。并得以控制薩拉瓦克(Sarawake)全省，日軍除因此可以阻止英軍在此地區內利用其基地外，并可以獲得良好之飛機場，數週之後，當日軍發動對荷印外圍攻勢時，證明此飛機場，實予彼等以甚大之價值。

三、第二階段

當正月十一日，日本大本營，對荷印宣戰之日，第二階段之攻勢開始。第一次之攻擊，係指向門內多，（萬鴉老），（Menado）以後繼續在巴里巴本（Balikpapan）馬加薩（Macassar）安波印那（西蘭）（Amboina）開芳（Kavieng）及拉布爾（Rabaul）等處登陸，各處之登陸部隊，均係同樣之編組，而僅兵力大小稍有不同，故對此戰鬥之敘述，大致彷彿。

就軍事觀點而論，有興味之標準戰鬥，乃西里伯斯之短短戰鬥，該戰鬥乃自對門內多（Menado）之攻擊而開始。

荷印在門內多之守兵，計約一，二〇〇人，包含有各兵種，及勤務部隊，其中僅一五〇人係土著軍隊，日本編組用以攻擊該處之兵力，在爾後全戰爭中，均係一貫之作風，換言之，即以強大之兵力，任各要點之攻擊。

日遠征部隊，包括有海軍陸戰隊八〇〇〇人，裝載於三個小輪送船中，并有數巡洋艦，驅逐艦及航空母艦，此外有一營約四百人之海軍降落傘部隊，此部隊係自婆羅洲附近所佔領之飛行場飛來，在登陸部隊上岸之前一，二小時，降落於荷印軍隊之陣地上。

此方面之戰鬥，日軍第一次所予荷印軍之顏色，乃自航空母艦上起飛之三十架俯衝轟炸機之猛烈轟炸，此轟炸攻擊，適在拂曉之後，轟炸目標為荷印守兵之營房，卡卡斯（Kass）之飛機場。繼轟炸之後不到一小時，以二十餘架運輸機所裝載之降落傘部隊到達上空。此為日軍第一次使用降落傘部隊者，當然此種戰鬥動作，顯有甚多之要求未能達到。

如按德軍之辦法，此部隊之降落，應在其軍隊登陸點附近目標之上空三百或四百英尺高度方開始跳下，使各班之士兵降落地時，與集合地距離極近。但日軍運輸機臨空時，約超過一，五〇〇英尺，當時正起大風，各傘兵遂均分散於空中，在廣大分離之各地點落下，并遠離其班長，而與同時投下之武器，亦相距甚遠，若干士兵被風吹到海中，其餘則落於一濃密之叢林中，不能按期集合實施戰鬥，此日軍降落傘部隊之任務，係自後方攻擊海岸防守陣地，并於登陸船團到達之前，先獲得一保證，但因人員過於分散，不能組成相當之部隊實施攻擊，但就荷印軍之混亂而言，此種行動可算成功，并使荷印軍轉變其一部份海岸防禦軍隊之任務，使其担任對降落傘部隊之包圍。

十一日上午八時，護航船團到達海岸附近，即刻以一熟練之突擊戰鬥羣，離開輸送船，在其伴隨之海軍艦艇砲火掩護之下，急趨海岸。荷印軍英勇之戰鬥，但因所防守海岸線之範圍，大於其所可使用之兵力，同時又無實際上所建築之要塞工事，以掩護其軍隊，彼等機關槍及砲兵均發揚其活躍之火力，直至日軍第一波舢舨離岸約八百七十五碼時，第二次俯衝轟炸機羣適時到達，對荷印軍施加攻擊，使其土著軍隊，完全失去信心，荷印軍遂竄入叢林中。

日軍深知，當登陸作戰時，所畏懼者，乃自島上他處而來之空中攻擊，至地上與彼等交戰之軍隊，尙在其次。故彼等認為，當其到達之消息尙未傳至荷印軍最近之空軍基地巴里巴本以前，儘速將人員與器材運送上岸，實為重要，故日軍遠征軍

指揮官，一面命最初登陸之部隊，與向登德羅(Tondano)及卡卡斯飛行場退却之荷印軍保持接觸，一面使其主力部隊自輸送船下船，並將所有之補給品與裝具安全送至岸上，士兵在此爭取時間之工作中，異常熱心，至午後三、四時，過半之行李輜重，均已上岸，此時日軍深以為彼等卸船之工作，將可完成，在荷印軍轟炸機未到達前，其船舶可以安全離埠。又因日軍防空砲兵已在海岸佔領陣地，自航空母艦上起飛之驅逐機，不斷巡邏於週圍之上空，故更十分相信，不致遭遇倉卒與未預期之奇襲。

十一日十六時許，荷軍十一架重轟炸機，越過山地，由該城之西方而來，日光正在飛機之身後，在日軍發覺以前，已隨港口之上空，對日軍輸送船團，投下炸彈。

當地下砲手仰觀此機羣吼嘯於頭上時，彼等發覺此機翼上所塗者，非荷印之標記，乃美國空軍之圓圈與星。據參加此次作戰之某防空砲兵青年軍官云，此為彼等第一次得悉美國之增援軍到達遠東。

日軍承認三艘輸送船被炸沉兩艘，但照例宣稱，人員均已上岸，毫無傷亡。然此次如此宣稱，實有藉口，即因各船舶係清晨到達港口，迄午後以前，并未遭攻擊也。但據參加作戰之下級軍官個人經驗之記述，對於官方所宣稱美國飛機，立被驅逐一節，加以攻駁，并說明彼等適圍繞於岸頭，而各武器亦集積於此，敵機即連續對此密集之人員與器材投彈。

攻擊之飛機，五架被擊落，同時據日軍宣稱：彼等予敵人之損害，足以使美國飛行隊士氣沮喪，故無第二次之攻擊。

經此轟炸後，日軍即迅速動作，晚間航空母艦移動至海岸附近，并受命襲擊巴厘巴本之飛行場，以期炸毀停於該處之敵人轟炸機，根據彼等對於此事之報告，襲擊至為得手，曾擊毀四架以上地上停放之美機，并使棚廠，工廠及其他設備，發生大火，事實上所受之損害，或如日軍所宣稱者，或非如其所宣稱者，尚未得知，但以後日軍再未遭受由該處起飛之飛機擾亂。

翌十二日晨，日軍地上部隊向東推進，經過島之狹仄部，追擊向登德羅退却之荷印軍。

同日另一小隊遠征日軍，在登德羅北方約九英里島之東海岸開馬(Kema)登陸，此兩方面軍隊之聯合作戰，當天之內，排除所有荷印軍之抵抗，而使日軍得以佔領卡卡斯之飛行場，彼等佔領此地區，及利用此地區為將來作戰之計劃，顯然已完，其實施亦為顯著告終。

十四日，日軍重轟炸機一隊，飛越婆羅洲機場，該處之地勤部隊，迅即開始工作，改造該飛行場，以便對付南方之荷印空軍基地，此時日軍更覺獲得保證，因彼等能以陸上為基地之飛機，代替其少數航空母艦上之飛機，對抗任何荷印空軍之攻擊。

自此時起，直至二月底止，日海軍陸戰隊，在此地區內，曾連續戰鬥，經此戰鬥，使日軍逐次擴張控制權，南對瓜哇，東南對澳洲。日軍在此期間所遭受之唯一挫折，乃聯合艦隊及美國轟炸機隊協同時，與日軍向南往駛經過馬加薩(Macassar

海峽之護船船隊相遭遇，而予以重大之損害，并迫使其歸還至出發之港口。

此次之作戰，日軍承認損失四艘滿載之輸送船，但對於同盟國總司令部所宣佈：日軍受更重大之損失，及損失戰艦各節，加以否認。據可靠之報告，損失顯然甚重，但此種敵人之挫折，并不足以阻止其積極南進之企圖。

迄正月二十五日，日軍佔領巴里巴本，及其飛行場，并準備向南推進至馬加薩及馬辰 (Bandjermasin)，馬辰乃保衛爪哇之最後外圍基地。同時在東方，則在俾斯麥羣島中之拉布爾與新愛爾蘭之開芬 (Kavieng) 登陸，藉以獲得擴張其作戰于新幾內亞及澳洲本土。

當拉布爾與開芬佔領之後，日軍即以強大之部隊，在新幾內亞北岸之塞拉馬亞 (Salamaia) 登陸，企圖由陸上前進，并佔領重要城市摩勒斯比 (Port Moresby)，此係初期作戰中，日軍唯一失敗之戰鬥，迄六月間，該處日軍仍距離其目標一百英里。

四、第三階段

二月二日，日軍佔領馬加薩，同時在婆羅洲西岸坤甸 (Pamangkat) 登陸之部隊，由陸地上推進，并佔領馬辰，馬辰係在瓜哇轟炸航程之內，但當摩鹿加 (Malucas) 羣島之西蘭陷落之後，日軍立刻可以集中其整個之海空軍兵力，對付瓜哇空軍根據地，而為海軍，及海軍陸戰隊開路，以促成該島之陷落。

兩週間，日海軍航空轟炸隊，自南婆羅洲各飛行場起飛，并伴隨自瓜哇海上航空母艦上起飛之驅逐機，每日飛翔于泗水 (Surabaya) 馬倫 (Malang) 馬頓 (Madium) 馬幾天 (Magetan) 之各飛機場上空，驅逐荷印及美戰鬥機之攻擊，炸毀地上之飛機，興建築物。

最初幾天日軍之攻擊，曾遭受嚴重之反抗，日軍所受之損害，尤以轟炸機特重，但經不斷之轟炸，有限之同盟空軍，逐日須與新銳之日航空隊作戰，抵抗遂日趨薄弱，直至二月中旬，日軍已可宣佈：防者之空軍力量，完全消滅，則日空軍可以自由攻擊各港口，及整個島上之軍事設施。

在星加坡陷落以前，日本陸軍即加入此方面之作戰，二月十四日傘兵一團，降落于蘇門答臘南部之巨港 (Palembeng) 飛機場，此飛機場曾先遭兩次之轟炸，因此為荷印空軍基地，或被炸毀，或被驅逐。日傘兵團之任務，係在奪取飛機場，并在荷印軍尚未破壞之前，佔領附近之油井及製煉廠。經過整日戰鬥後，其任務中之第一部份，得以完成。土著軍隊，內中有地方衛戍兵，對於與小戰鬪羣戰鬪，及應付由各方面而來之敵人，極不明瞭。

根據各種報告，日軍傘兵仍發生與前次同樣之混亂，當將分散之部隊組成，而驅逐防者于飛機場，實已耗去甚長之時間，待其完成此項工作，而向城區推進，佔領油井及製煉廠時，荷印軍已完成，破壞工作，遍地大火。

翌日約一營餘之空運部隊，自馬來亞，航運到達，增援此處之傘兵團，以後之九天，此項部隊均係獨立支持，除由空中予以接濟外，未受任何部隊之援助。

二月十六日晨，新加坡陷落之後，日軍即編組一遠征隊前往接替空運之部隊，并完成蘇門答臘之攻克，編組既完善，動作復敏捷。此遠征部隊，內中有曾在馬來參戰者，英國星洲大要塞陷落之後八天，即能啓航，至二十四日，一部已在班加（Bangka）及比里洞島（Billiton）登陸，佔領該處豐富之錫礦，其餘部隊，則已推進至蘇門答臘溯妙西河（Musi）而上，并在巨港城登陸，此時該處已被日軍傘兵佔領，故未遭遇抵抗，由于此大量日軍增援部隊之到達，荷印軍放棄再事抵抗之企圖，向蘇門答臘南方尖端退却，渡過巽他峽（Sunda Straits）與爪哇之主力軍會合。至二月底，蘇門答臘島之南半部，完全在日本陸軍控制之下。

同時另一日軍遠征隊，出現于巴釐島（Bali）附近，并于二月十九日，在該島南端之甸派薩（Denpasar）登陸，事實上未遭遇抵抗，但當晚，當其正下船時，存留在爪哇之數架盟國轟炸機，連合三四艘潛水艇，對停泊于港灣之船隊，予以攻擊。日軍船舶，人員，物資等，損失慘重，致日軍不能進行對巴釐之佔領，而被迫在海岸附近採取防禦，藉以保存殘留於該處之部隊。但此部隊直至約三週以後，爪哇主力軍之抵抗崩潰，及前線之荷印軍投降時，其危方解。對其船隊攻擊之空軍，乃係日軍確信早被擊毀者，如今出其意外而發現，故日軍對爪哇飛機場再加以轟炸。經四天連續之蹂躪，以後則再無盟國飛機升于上空矣。

現時已屆日海軍清掃盟國艦隊所在之爪哇附近海面之時期，如此則可使日陸軍分出星加坡一部遠征隊在爪哇登陸。自二月二十七日，延至三月一日，經連續之戰鬥，日軍所稱之爪哇海戰，盟國艦隊完全被其擊潰，即指此而言。

日軍一羣轟炸機及魚雷機，掩護一大戰鬥艦隊，進入爪哇海，并迫逐同盟國各巡洋艦與驅逐艦。此項巡洋艦，驅逐艦已分為若干小羣，担任爪哇沿岸要點之保護，二月廿八夜，最後一戰，在班塔木灣（Bantam Bay）發生，美國巡洋艦休斯吞（Houston）號，及兩艘驅逐艦，即在此處被日軍護送艦所擊沉，該護送艦係担任保衛向巽他峽行駛之船隊者。

海空經完全獲得控制以後，日軍在此區域內三次實施登陸，已毫無困難，整個作戰中僅損失四艘輸送船，其中一艘乃因黑暗觸礁而沉，在班塔木灣主力部隊之登陸，係自二月廿八日至三月一日，雖荷印陸軍之主力集中於此，但日軍在日沒以前，已前進至巴達維亞（Batavia）內地六英里，并佔領堅固之橋頭陣地。

另外，二日軍遠征隊，一在島之中部北海岸三寶龍（Semarang）登陸，一在泗水東面約十六英里之北海岸東端某處登陸，後者登陸會發生困難，其前進完全未能成功，僅保持其橋頭陣地，迄一週後荷印軍投降。在三寶龍登陸之部隊，登陸後排除極微弱之抵抗，逕向南推進，直至馬頓城。并佔領之，以迄荷印軍之投降。

此部隊之迅速進出其前進目標，遂造成荷印軍之分離，并截斷西方巴達維亞附近部隊與泗水防禦部隊之交通連絡。

最初西海岸日軍登陸之後，即甚少戰鬥，三月二日，巴達維亞未經激戰即投降，荷印政府亦遷移至萬隆（Bandung）山內，此時荷印軍以持久戰之方式，拒止向此山地前進之日軍。

三月七日，荷印軍被迫退入此山內地內，成一袋形，圍繞其臨時之首都，同時日軍不斷砲擊該城。八日晚日軍宣佈，準備實行對殘餘之荷印軍發動總攻擊，并要求所有在荷屬東印度之軍隊無條件投降。此要求為荷印政府所接受，翌晨萬隆周圍之軍隊，均解除武裝，荷印軍總司令以無線電佈發命令，飭泗水附近之部隊投降。

自開戰起，將恰及三個月，美國，英國，荷蘭等，所有在遠東之主權，均落於日人手中。此時絕對相信，島國所剩餘之工作，乃攻克緬甸，重慶，及澳大利亞，然後執大東亞之牛耳。

第六章 日軍成功之因素

無論軍事方面，或非軍事方面，所有關於戰爭之記載與談話，均認定保證日本成功者，有數因素，彼等強調此種因素，乃「天皇陛下之威德」，參謀部之精密計劃，與陸軍空軍為準備戰爭所受之嚴格訓練。

日人之各種信念，對於若干未親切了解日本人心理之美國人，似不能引起注意，然此種信念，日人自身確極認為重要。欲對日人精神之所在，加以真實之了解，除非先對日人所重視之各種不可捉摸之因素，先加以適當之考慮。

關於日人之所謂「精神」亦頗多記載，但西方人確有一傾向，即對其價值要打以折扣，特以近數年日本軍事在中國陷於泥淖中時為尤甚。但如同意日本所謂特殊精神訓練，而造成其官兵之神勇與忠誠，當然亦係嚴重之錯誤。

吾人必須承認，無論在服役之人員方面，及一般民衆方面，均已造成一種非常之信念，確屬事實。此種特殊標幟之簡單教條反復之宣傳，加以軍隊於鄉村生活中，暗中完成，遂造成整個帝國統一之觀念與理想。此觀念與理想，將付與現時危機以重大之代價。同時此種根深蒂固之信念，存於各個軍人氣質之中，而將日本數十年以來所流行之西方列強技術優越之低劣觀念，加以排除。官方之宣傳，及戰時新聞，均擬培養此種精神於實際。并特別慎重操縱，不使任何軍事上之挫敗，傳達於國內之人民。

日本陸海軍初期作戰之成功，將少數反對派腦中所存留之懷疑，完全掃除。

一九四二年夏，日本人民之戰爭精神高漲，為前所未有，所謂日本之「大和魂」精神，已不是愛國雄辯家之口號，而已深入廣大民衆生活之中。

日本對中國事變之發動，雖被認為係不合民意之發動，但日本當局會利用此事變，而使該國在軍事上，經濟上，精神上，準備戰爭。

統制政策，關於狀況之危急，如不使家喻戶曉，驟然實施，必引起無味之困苦，與可慮之騷擾，故此政策經長時期之誘

導，宣傳，說明各種加強統制事實上之必要。

日軍在中國戰爭之失敗，則被利用于民族精神上之準備，并誘導民衆接受總體戰爭之觀念。多數人均悲觀事變之發生，在彼等之腦海中，無時不在憂慮戰事之結果，當國內人民認識有加倍努力之必要時，彼等遂接受無可避免之國民生活之改造，而處以心平氣和之堅毅態度。

又經三年巧妙與不間斷之宣傳，加以對於英美援助中國政府之認識，使大多數日本人民相信：兩民主國已發現此種危險情況，而對日本加以譴責。

又對於與美國之戰爭不可避免，逐漸認識，而此戰爭之來臨，則更須傾全國之力以赴之。雖然不少日本人欲竭力避免此戰爭，但彼等亦頗了解，事實上爲不可能，故聽天由命的使其生活型式，順從政策之需要，以期準備全國空前之考驗。

因日本政治組織權能之變更，及缺乏表面上之熱忱，而被膚淺外國觀察家誤爲日人疲于戰爭，及厭戰。此種觀察家，所觀察者，乃日本自由主義者之方面，但日本自由主義者所強調，仍不失其爲日本人之立場。

非自由主義之日人，其忠君愛國，更無問題，且對於過去之錯誤，決不加片刻之悲觀思索，并認爲彼等國家正爲生存而戰爭，任何理由均不足以阻止其參加此全民族戰爭。

據日本評論家反復之申述，日本截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前之過去四年，對於戰爭精神與物質之準備，業已完成。日本人宣佈：經四年在中國之不宜而戰，已將其經濟機構，改造爲戰時機構之基礎。實際上并增加工業生產力數倍。

據新聞紙上所公佈之預算數字，僅百分之四十，供在華作戰之軍隊，百分之六十用于軍事與工業上準備計劃，藉以應付「未來之重大事變」，同時關於物資與武器供給于在華作戰者，僅五分之一，其餘均用于擴充陸海軍，并使其現代化。此項新軍，乃戰爭真正發生時所必要者，此種數字雖過于單簡與不可靠，但日人仍利用此種數字，以支持其前言，即在中國之作戰，非但未削弱日本之力量，反而增強，并已立于前所未有之打擊敵人之優越態勢。

日本軍隊利用在中國之戰爭，爲其戰術主義之實驗，武器之試場，人員之訓練學校，在中國前線活動之各師官兵，不斷之更換，造成大量有經驗之預備戰鬥員，將來即以此種人員爲編成新部隊之核心，故戰爭爆發時，所有日本各戰鬥部隊，均已包含有飽經戰場風霜之老兵。

在數月之前，部隊及指揮官，均指定其準備實行之任務，并集中于特殊訓練之地區內，該地區之地形與氣候之狀況，均與其將來參加作戰之地區地形，氣候相近，如馬來亞作戰之軍隊，訓練于海南島，及安南。菲律賓作戰者，訓練于台灣。

一九四一年夏末至秋，此項部隊，均曾在中國南海岸演習登陸戰，即選擇担任攻擊香港之部隊，亦曾受嚴格之夜間戰鬥訓練，及在廣州附近山地內實施對堡壘之激烈攻擊演習，此種演習之逼真，據云軍隊曾受「若干之傷亡」。經過此種之訓練，日軍進入戰場後，對於其所實施之特殊工作，得以充分之認識與優良之準備，并以充分之編組與裝備，以克服其所預期之

抵抗。

日高級統帥部，在戰爭一年前，即已充分了解其預想敵人之兵力，部署，乃至於防禦計劃，日本評論家亦不諱言，并云大部之情報，均由于在菲律賓賓·馬來亞「觀察」技巧而獲得。（可能乃由特務機關得來）根據所獲得之情報，日軍遂可細密計劃其攻擊。并正確估計各戰場上所需用之兵力，兵器之式樣，與數量，物資，及補給等。

對於所了解之敵人情況，于最初之戰鬥後，在日本可以自由公佈，藉以使民衆對於本國之「軍事機密法」須嚴格遵守，有深切之注意。此法被認為使日軍奇襲壓倒敵人之作用，故密而不宣，日當局有一顯明之矛盾，即一面遮蔽各日本人之活動，以求祕密，一面又被ABC D列強所縱容，而自傲，愚笨，公開宣佈。

日本適當利用其宣傳，婉轉措辭，「對於其範圍內被壓迫之人民，宣達日本和平之願望」。故要求于此次戰爭之成功者頗大，日本人民則一再被攪以日本軍隊所到之處，土著羣衆歡舞，情景之描述，個人經驗記述，對此更作進一步之佐證，尤以緬甸及北馬來亞聯邦，反英情緒，更為激烈。

日本人就事實證明，其軍事思想，無「不能通行」之地形，并說明其戰術，乃基于攻擊之原則。而其敵人則被所謂「不能通行」之保證與滿足之錯誤感覺所催眠。

當「不能攻克」之地區，被突入時，日軍則更強調有關防者士氣之不幸結果，但日本人亦坦白承認效鑿于德國人者不少。蓋德人自一九四〇年之後，即常宣告世界，說明盟國指揮官，常誤解地形之困難，即係「不能通行」。

另外一重要之因素，為日人無時或忘者，乃空中優勢第一。并坦白承認敵人工空軍力量之強大，但彼等自信可以制服，并能長期在遠東獲得控制權，自始至終必以其全力對付敵人。陸海軍兩方面之空軍部隊，集中其兵力應付敵之飛機場，在敵人工空軍力量完全壓倒以前，決不轉變任何一部之兵力為其他之用。在任何時期，任何地區，如敵人增援或加強組織其空軍部隊，則日本空軍立即改變其最初之任務，與敵一決雌雄，直至無疑之優勢獲得後方止。

俯衝及輕轟炸機，如長射程砲之使用法，日人自己承認極似德軍之型式，特別在馬來亞，初期之作戰，發生效果，因此處地形觀測困難，大量砲兵之使用，事實上為不可能。

根據各種之記載，日陸海空軍之合作，極為優良，雖然傳統之陸海軍間互相嫉妬，但并未漫延至前線之部隊與艦隊。協同工作並無遺憾。

「特種任務部隊」在一九四一年夏，至戰爭爆發時，即已不斷聯合訓練與工作。

又因經四年之合作，應付中國沿海與各河流之活躍敵人，而獲得甚多有價值之經驗，本此經驗而為計劃與編組其遠征軍之良好借鑑，關於指揮，補給，及其他事項，雖經若干之論戰，但終慎密策劃，先期完成，并對各有關事項，均清晰了解。根據各日本軍事評論家之評論，日本成功最重要之因素，乃超羣之攻擊精神。此種精神普及帝國所有之軍隊中，在此各

評論家中，亦有作極客觀之觀察者。權威之軍事家，承認此種精神，乃一種不可解之最重要獲勝因素。自日本現代化陸軍奠定基礎後，即已培養而成，并永久保持之，乃至造成各階層中真誠崇拜之偶像。

日高級司令部，即憑藉此種長處，以戰勝其缺乏攻擊精神之敵人。蓋日人深切了解英國人，荷蘭人專憑防禦作戰心理，所產生之結果。

近一世紀以來，白種人在遠東之安適與豪奢之習氣，造成其無限之弱點。

美國對於戰爭之意見，則不一致，亦為重要之因素，及當美國發覺并發揮其戰鬥精神之前，僅期待遷延時日。此種狀況之下，則日本必先完全統治東亞矣。

日高級統帥部，將日本之困難與攻擊精神，兩者加以權衡，發覺利多弊少。日軍攻勢一經發動，高級司令部，即不為失敗而有所準備，同時不留後退之路，日軍在其統帥之下，與列強相拚，實行孤注一擲。彼等必永不改其態度作戰到底，其首相東條曾有言：

「日軍前途無障礙。彼必須，并必定以一萬萬人最後之一分力量繼續攻擊，直至英帝國與美國永被壓倒方止。」

日軍登陸作戰勘誤表

頁數	行	數字	數	正	誤
二	五	一四	六	正	七
二	十	一二	二	二	三
一	七	一九	、	、	、
五	二四	三二	撤	撤	撤
七	四	四六 七	簡單	單簡	單簡
七	七	三七	、	：	：
八	二二	九	時，其	時其	時其
一二	二二	三九	之阿崙	之・阿崙：	之・阿崙：
一四	七	十七 八	特烈猛烈	特猛殊烈	特猛殊烈
一四	七	二六	撤	撤	撤
一四	一三	三	撤	撤	撤
一四	十三	十九	禦	擊	擊
二二	一	十九	。		
三四	二六	一	Ten Hag	ent agH	ent agH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

日初版

五〇〇〇

日軍登陸作戰

(全一冊)

編譯者

王

鎮

審核者

田席珍
陳樹華
楊宗

王誠倫
申有楷

審定者

吳石
戴高翔

出版者

國防部史政局

印刷者

南京中華印書館代印

版權所有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92588

美國作戰部陸軍情報服務處編印